東西洋考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西洋考

(二)

張燮 著

東西洋考卷六

外紀考

日本

日本、古倭奴也。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始稱倭奴國。靈帝光和中、其國亂相攻伐。女子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爲王。無夫。有二男子。給王飲食。通傳言語。魏志曰。有男弟佐治國。自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惟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室。常有人持兵守衛。卑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人不服。乃立宗女臺與爲王。自魏至隋。朝聘不絕。隋書。開皇中。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出聽政。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又大業三年。王遣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國書云。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帝覽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遣裴世清使倭。倭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王相見大悅曰。我聞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僻處海隅。不聞禮儀。是以稽留境內。不卽相見。今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維新之化。清曰。皇帝德並二儀。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復令使者隨清來貢。唐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武后時、使臣眞人粟田。請從諸儒授經。副使仲滿。至慕華不肯去。自此文物日增矣。唐書曰。眞人冠進德冠。頂有華蓋。四披紫袍。帛帶。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宴之麟德殿。開元初。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卽鴻臚爲師。獻大幅布爲贄。悉賞物。賀書以歸。其副仲滿。慕華不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多所該悉。久乃還。建中元年。使者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貞元末。使者朝其學子橘免勢。願留肄業。歷二十餘年。宋時、屢遣僧入貢方物。宋史曰。僧奢然來朝。太宗存撫甚厚。賜紫衣。館太平興國寺。其國多中國圖籍。奢然之來。復得孝經及越王孝經新義。皆金縷紅羅。襲水晶爲軸。奢然詣五臺。令所過續食。求印大藏經。詔給之。景

德元年僧寂照來朝不曉華言而繕寫甚妙問答竝以筆札詔號圓通大師賜紫方袍熙寧五年僧誠尋至天台國清寺願留詔使赴闕神宗以其還人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元豐初通事僧仲回來賜號慕化懷德大師

日本舟爲風濤飄至者悉厚給之按宋史乾道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食行乞至臨安復百餘人詔日給錢米俟其國舟至日遣歸十年日本七十三人復飄至秀州給常平倉錢米賑之紹熙四年慶元六年嘉太二年復有倭人風飄而至者詔竝給錢米遣歸國

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嗣發水犀十萬征之全師漂沒元史曰敗卒於閩脫歸言宜軍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諸將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山下衆議推張百戶爲主帥聽其約束方伐木作舟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爲其虜去盡殺蒙古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閩等是也久之莫青吳萬五亦逃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終元世竟不通然亦不能爲寇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卽來毋患苦吾邊不能善自爲備良懷言蒙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秩曰聖天子蕩平區夏四裔來庭此非蒙古時也吾遠宣國家威德耳豈狙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奉表稱臣入貢上亦遣二僧往諭然其爲寇掠自如乃下令造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從之憲章類編曰廖永忠上言陛下定四海臻太平北虜遺孽亦遠遁萬里獨倭夷鼠伏海島時因風便以肆侵掠來如奔猥去若驚鳥請令沿海添造快船巡徼倭來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爲寇不可得也上善其言

七年來貢無表文九年表貢語謾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復貢命禮臣爲檄數而卻之已復納兵貢艘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絕不與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兵戍之犬羊盤錯矣吾學編曰信國公和致仕居鳳陽詔至京諭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防賊信國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二十年置浙東西防

倭衞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永樂元年、王源道義、遣使入貢。賜冠服文綺。給金印。道義稍捕獲諸島寇來獻。賜賚甚豐。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期。期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遣使册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羣臣請誅之。上釋歸。下璽書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不圖。而輕犯上國。罪在必討。朕所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熟計之。義持奉表謝罪。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吾學編曰。都督劉榮。總兵守遼東。繕海上堠堡。伏兵伺倭。十七年。倭入王家山島。傳烽沓至。榮卒精兵。疾馳望海場。賊數千人。直抵馬雄島。榮發伏出戰。遣奇兵詣山下斷其歸路。賊奔入櫻桃園。榮合兵攻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五十七。是時方招來諸島夷。貢使絡繹。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始戢。論功、封榮廣寧伯。宣德七年、命中使往諭。自後遞貢遞掠。羈縻而已。倭益縱無忌。至焚官廨。墟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女。剖視賭酒爲樂。慘毒不忍言。成化時、廷臣議卻貢。竟從中格。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入倭。有寵於王。易姓名充使。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不能御其酋。諸酋爭貢。以邀互市及賞賚。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來。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兼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賄。先素卿。宗設大忿。攻素卿。遂躪諸旁縣。奪舟去。御史以聞。下素卿獄論死。因罷市舶。絕貢者。十七年至十八年。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以三爲率。每舟不得過百人。不者卻勿受。夷性婪、鯁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逐寇。兵出、則陰泄之

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久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來。不得直、何以還報。因盤據島中。海上亡命無賴之徒。交構爲亂。東南之禍大作。於時特設閩越中丞臺彈治之。撫臣朱紈、日夜飭兵甲。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紈疏曰。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紈竟爲豪所中自殺。賊益獗。三十一年、殘浙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時王忬爲中丞。拮据粗有成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之。盧鏜、湯克寬、俞大猷、爲將。倭四出流剽諸道。與戰俱不利。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前督兩粵。有威惠。調粵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夤緣相嵩。貴華頤指。經自以大臣、位其上。不肯下。文華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二千人。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西市。以周珫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珫未幾去。以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益衆。文華戰於陶宅。敗績。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軍莫能禦。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蔽野。至蘇州、始爲參政任環所敗。大猷等、逐賊海上。斬獲頗多。而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十月、有倭由漳浦登岸。所過焚掠無計。漳自此歲歲苦倭。漳志曰。三十六年。海寇許老謝策等突至。月港擄殺千餘家。是冬倭泊浯嶼。往來漳潮間。流毒甚慘。三十七年夏。寇月港。焚燒人家。奪舟去。是冬海寇誘倭三千餘。復泊浯嶼。三十八年正月。散處行劫。二月。倭數千自潮來。延劫海濱長泰南靖平和諸處。楊宜既罷去。宗憲代之。以阮鶚代宗憲。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彊。徐海後至。與東合。勢雄甚。當事意在議撫。而鶚主剿。賊進圍桐鄉。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葉福唐阮中丞傳曰。賊衆奔桐鄉。公先馳入城。與知縣金燕死守。自倚戟女牆上。更四十

餘日。乞援於胡。竟不應。賊悉力仰攻。不能入。持胡公牘請犒。曰。吾與胡成矣。公怒。伏神銃射之。穿其股。賊乃退。宗憲欲構二賊。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許諾。乃計擒東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鶚遣官兵盡殲東巢。進攻海於梁莊。海死。兩浙暫平。李文定曰。海奔據沈莊。憑險設守。諸道兵觀望不敢進。公躬率重兵赴之。別選壯士夜潛渡濠。薄賊柵。焚之。海重甲突圍。創斃之。賊遂滅。其明年。誅王直。直、徽人也。嘯逋海上。有盜道。能號召諸夷。治艨艟。巢五島中。奸商王澈等。共集衆與相署置。倭來、皆直等爲導。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先是鄞諸生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禁戢諸夷。宗憲遣洲行。以陳可願副之。直爲言日本方亂。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白直語。而傳送洲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隨洲來貢。直亦許俱至。宗憲遣毛臣還報直。所以游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直至、覺有異。乃先遣澈入見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國法宜爾。毋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曰、果爾。可遣澈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澈、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有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宗憲不敢爲請。直死。王澈、毛臣、殺夏正。率餘衆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巡撫李遂討平之。李遂至如皐。與賊遇。白蒲諸將請擊之。遂曰。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卽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策曰。賊分道入。過如皐。必且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卽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搖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擄掠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吾得地時也。於是部諸將防遏。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

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衆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賊大潰江北倭悉平其寇閩最劇者曰張璉璉饒人也三十九年夏由潮襲漳郡無寧土漳志曰張璉僭僞號襲陷雲霄城屯住十餘日方去是時平和詔安龍巖南靖俱被倭饒殺掠草寇乘風所在爲亂璉又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時賊據橫嶼阻水爲營官軍踰年莫敢進繼光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持束草塡河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每至郡邑從當事酣飲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緩圖之賊偵者歸告不爲備酒罷輒督兵行數十里黎明破其巢郡邑人尙未知兵出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年寇漳州陷鎭海南靖而月港人自稱二十四將雄據海上久之先是張維等二十四人造船通倭官府莫能禁戊午冬遣兵剿捕維等率衆拒敵由是益橫據堡爲巢官府爲倭饒亂故用以賊攻賊之計遣金幣招致洪迪珍攻倭倭衆由詔安漳浦取道漸山進擊八九都接戰草坂城外倭敗走而迪珍等益橫張維復叛巡海道周賢宣檄鄧士元討擒之自此地方告寧而設縣之議起矣四十二年賊陷興化復命繼光往時賊方巢平海繼光督軍薄戰因風縱火賊糜巢中無脫者因捕餘寇於連江仙游追至漳浦大破之明年討吳平林道乾於詔安滅之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時廣中倭亦爲總兵劉克寬所敗斬獲無算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閒中外騷擾財力俱匱蒼黔之屠膾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還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句引入犯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倭自平淸盛秉政一門竝據要路爲淫暴於國萬歷十四年平信長爲關白其義子平秀吉者先是母爲人婢得娠欲勿舉念有異徵育之秀吉幼微賤販魚爲業醉臥樹下信長出獵吉驚起衝突將殺之見其鋒穎異常因留養馬名木下人嗣從征伐有功爲大

將。已而信長爲明智所殺。秀吉與行長、誅明智。廢信長子。自立爲關白。倭奴既盛。散入諸國間。萬歷初。使臣封琉球。聞中山王、往往爲倭所苦。至十八年、阻中山王勿通貢。閩撫以聞。朝議置腥氈不問。二十年正月、秀吉帥行長、清正等、入犯朝鮮。朝鮮承平久。武備盡弛。王李昭、聞變恇怯。遂陷三道。太妃及世子。爲倭所執。昭北走義州。絡繹告急。遣祖承訓、往援。全師皆沒。上震怒。以宋應昌爲經略。率大將軍李如松。督諸將東征。渡鴨綠江。戰平壤。大破之。倭奴宵遁。我師追討。遇伏發。戰碧蹄館。師遂少挫。自是連戰不利。大司馬石星、度內閣有厭兵意。力主和議。以布衣沈惟敬、往遊說焉。倭遣小西飛來議貢。顧養謙、孫鑛、相繼爲總督。俱掣肘不得展。中朝力陳其僞。章滿公車。大司馬持之堅。上爲下御史曹學程於獄、至論死。於是中外寂敢言。乃遣臨淮勳衞李宗城、及沈惟敬、持册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使至。秀吉不受封。宗城遯還。朝鮮陪臣李元翼、知關白無意罷兵。議乘釜山漸弛、作攻復之計。爲惟敬所阻。久之、倭益肆。羽檄旁午。和議訖不成。上始暴大司馬星、誤國狀。下獄論死。二十五年、邢玠爲經略。楊鎬爲經理。鎬誓師、躬自督戰。屢破清正。圍秀吉。秀吉糧盡請和。鎬曰、受降不受和也。倭窘甚。會大雨雪。我師沾濕不得駐。倭突圍出戰。我師敗歸。鎬坐奪職。萬世德爲經理。無何。秀吉死。倭人反首拔舍而還。世德追破之。斬獲甚夥。朝鮮以寧。當朝鮮鼎沸時。倭聲言入閩。閩撫張皇久之。事定而後解嚴。然殘倭流劫者。時時竊發海外。掠我賈舶。春秋防汛。遺刁斗憂。而富人射利之徒。又詭給別引。挾重貨走倭。覬其厚直。且陰輸中國情形。亂未歇也。三十九年、上俞廷臣議嚴越販

之條。犯者殺無赦。奸計稍戢。而倭已將他部攻破琉球。虜中山王以去。中山王入倭之二年。得還國。上章補貢。自陳包茅不入之罪。廷議以中山王既降倭。恐藉貢使爲倭偵探。謝遣之。四十三年、琉球使者重來。泊閩海上。閩當事驅之使歸。嚴內防也。四十四年夏、倭將有事東番。漂渡閩越間。在處爲蠆□。閩遣材官董伯起、偵之。徑擁之去。其明年、倭酋村山等、安命小舟。送伯起來歸。并獻方物。上章求市。當事以章表不中式。拒不納。厚犒之遣還。然比年以來。無日不中倭。秋襲料羅、冬陷大金。春屯彭湖。大抵遭風飄搖。登岸取水。元非入犯。顧當者無不摧殘。官軍不能制。聽其揮斥。旋復解維他往。至夏五月、有倭舟爲風濤擊碎。流泊東涌中。丞臺命將以計擒之。旋以捷聞。閩自戒倭後。請增置游擊將軍一人。領舟師備倭。戎容亦稍振云。夫倭在東海中。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最稱魁然。然唐宋之世。酷慕華風。爲不侵不叛之外國。雍容文雅。宋時滕木吉來朝。上令挽射。矢不能遠。詰其故。云國中不習戰也。宋史曰。海賈周世昌遭風至日本。七年得還。與其國人滕木吉至。上召見之。以國人唱和詩來上。辭甚雕刻。膚淺。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射。不能遠。曰。國不習戰鬬。至元而黠。至我國家而遂稱天驕之雄。蓋造物者、突開東南幾番殺氣。而華人導之。禍遂裂耳。詎云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哉。倭、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其主居山城。故稱山城君。山城之南爲和泉。又南爲沙界。沙界之東南爲紀伊。紀伊之西爲伊勢。山城之西爲丹渡。左爲攝津。左之西爲攝摩。右爲但馬。右之西爲因幡。丹渡西爲美作。左爲備前。左之西爲備中。右爲因幡。右之西爲伯耆。美作之西爲安藝。出

雲之西爲石見。安藝、石見、之西。爲山口蒼國。卽古之周防州也。山口之西爲長門。關渡在焉。渡此而西爲豐前。其南爲豐後。又其南爲日向。豐前之西北爲筑前。西南爲筑後。筑後之南爲大隅。大隅之西爲薩摩。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關。薩摩之北爲肥後。又其北爲肥前。肥前西懸海爲平戶。平戶之西爲五島。北爲多嶽。爲伊岐。極北則對馬島。諸島皆有酋長。山城君弱、空名耳。倭不稟其號令。內相攻。彊則鬬役。而豐後最大。其入貢必由博多、歷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淸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其人寇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豐前、後、和泉、諸島耳。男子魁頭削髮。黥面文身。婦人被髮屈紒、足皆徒跣。亦閒用屨。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敢捍者。邇又爲蝴蝶陣。勢且益熾。夫中原百貨所萃。彼國之所必須。嚴絕百端。既不勝內熱。微開一線。又多憂外潰。則衣袽之不可以已也、亦久矣。隋書曰。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屐形。漆其上。繫之於腳。人庶多跣不得用金銀飾。故時衣檐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金銀鏤花爲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襈。攤竹爲梳。編草爲薦。雜皮爲表。緣以文皮。有弓、矢、刀、矟、弩、鑽、斧、漆皮爲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朝會、陳設儀仗。奏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餘輕重或流。或杖。每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沸湯中。令競者探之。云理曲卽手爛。或置蛇甕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賊。樂有五絃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投水捕魚。無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

性每
質正
直月
有一
雅日
風必
多射
男戲
少飲
婚酒
嫁好
不基
博不
取博
同樂
姓摶
男蒲
女之
相戲
悅氣
者侯
即溫
爲暖
婚草
婦木
入冬
夫青
家俗
必無
先盤
跨俎
犬藉
乃以
與擲
夫葉
相食
見用
婦手
人餔
不之

婿姬
船妬
上死
陸地
牽斂
之以
或棺
以槨
小親
疊賓
○就
唐屍
書歌
曰舞
王妻
以子
金兄
玉弟
文以
布白
爲布
衣製
左服
右貴
佩人
銀三
藏年
長殯
八於
寸外
以庶
多人
少十
明日
貴而
賤瘞
○及
宋葬
史置
曰屍

五裔
穀然
而善
少隸
麥書
樂不
有通
國革
中言
高間
麗其
二風
部土
四以
時書
寒對
暑云
大國
類中
中有
國五
東經
境書
接及
海佛
島經
夷白
人居
所易
居集
身七
面十
皆卷
有並
毛得
國自
王中
以國
王士
爲宜

天日
皇向
次宮
安彥
寧瀲
天第
皇四
次子
懿號
德神
天武
皇天
次皇
孝自
昭筑
天紫
皇宮
次入
孝居
天大
皇和
次州
孝檀
靈原
天宮
皇即
次位
孝元
元年
天甲
皇寅
次當
開周
化僖
天王
皇時
次也
崇次
神綏
天靖

尊襲
次魂
天尊
照次
大汲
神津
尊丹
次尊
正次
哉面
吾垂
勝見
速尊
日次
天國
押常
穗立
耳尊
尊次
次天
鑑天
彥尊
尊次
次天
炎萬
尊尊
次次
彥沐
瀲名
尊杵
凡尊
二次
十伊
三奘
世諾
並尊
都次
於素
筑戔
紫烏

以姓
尊傳
爲襲
號至
次今
天王
八六
重十
雲四
尊世
次文
天武
彌寮
聞吏
尊皆
次世
天官
忽其
勝年
尊代
次紀
瞻所
波記
尊云
次初
萬主
魂號
尊天
次御
利中
利主
魂次
尊曰
次天
國村
狹雲
槌尊
尊其
次後
角皆

皇皇
之次
曾垂
孫仁
女天
又皇
謂次
之景
息行
長天
足皇
姬次
天成
皇務
國天
人皇
言次
今仲
爲哀
太天
柰皇
良國
姬人
大言
神今
次爲
鎮應
神國
天香
皇椎
甲大
辰神
次始
神於
功百
天濟
皇得
開中
化國
天

次文
安字
康今
天號
皇八
次蕃
雄菩
略薩
天有
皇大
次臣
清號
寧紀
天武
皇內
次年
顯三
宗百
天七
皇歲
次次
仁仁
賢德
天天
皇皇
次次
武履
烈中
天天
皇皇
次次
繼反
體正
天天
皇皇
次次
安允
開恭
天天
皇皇

次聖
元宣
年化
次天
敏皇
達次
天天
皇國
次排
開開
明廣
天庭
皇天
有皇
亦亦
名名
曰欽
聖明
德天
太皇
子卽
年位
三十
歲一
聞十
年壬
人申
語歲
同始
時傳
解佛
之七
法歲
於百
悟佛
濟當
法此
於菩
提梁
寺承

次經
天律
智論
天當
皇此
次土
天唐
武永
天徽
皇四
次年
持也
總次
天天
皇豐
次財
文重
武日
天足
皇姬
大天
寶皇
三令
年僧
當智
長通
安等
元入
年唐
遺求
栗大
田乘
量法
人相
入教
唐當
求顯
書慶
籍三
律年

講
皇聖
之鬘
女經
也次
雨
舒曼
明陀
天羅
皇華
次當
皇此
極土
天隋
皇開
次皇
孝中
德遺
次使
皇泛
白海
雄至
四中
年國
律求
師法
道華
照經
求次
法崇
至峻
中天
國皇
從次
三推
藏古
僧天
玄皇
奘欽
受明

皇師
聖道
武慈
天求
皇經
之次
女阿
也閉
天天
平皇
勝次
寶皈
四依
年天
當皇
天次
聖聖
中武
遺天
使皇
及寶
僧龜
入二
唐年
求遺
內僧
外正
經玄
教昉
及入
傳朝
戒當
次開
天元
炊四
天年
皇次
次孝
高明
野天

遺姬
騰天
元皇
葛聖
野武
輿天
空皇
海之
大女
師也
及次
延百
歷壁
寺天
僧皇
澄二
入十
唐四
詣年
天遺
台二
山僧
傳靈
智仙
者行
止賀
觀入
義唐
當禮
元五
和臺
元山
年學
也佛
次法
諾次
樂桓
天武
皇天
次皇

嶮
皇峨
次天
陽皇
成次
天淳
皇和
次天
光皇
孝次
天仁
皇明
遺天
僧皇
宗當
睿開
入成
唐會
傳昌
教中
當遺
光僧
啓入
元唐
年禮
也五
次臺
仁次
和文
天德
皇天
當皇
此當
土大
梁中
龍年
德開
山次
清遺
僧和

寬建等入朝。次醍醐天皇。次十四世。幾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順年也。次冷泉。五天皇。十三郡。東海道。天皇。次伊守平天皇。即今王醍也。凡六賀。伊勢。志摩。尾張。參山道。有通江。美濃。飛驒。河。遠江。駿河。伊豆。甲斐。相模。武藏。安房。上總。常陸。凡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東五登。越中。越後。佐渡。凡八州。共統一百二十郡。北六道。有狹越。前加賀。能十二郡。小陽道。有播。七州。共統三郡。十山陰道。有丹波。丹彼。狙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隱岐。凡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淡路。河波。讚。伊豫。土佐。凡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竺前。竺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凡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又有壹伎。對馬。多嶽。凡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課丁之外。不可詳。見○續文獻通考曰。飲食常用磁器。漆器。尊敬處用土器。有筋匙。男披髮而束之。人佩短刀。婦人拔其眉。黛其額。髮垂背而繞之以髲。長曳地。男女冶容者。黑其齒。會時蹲坐。爲禮。道遇尊長。脫鞋履而過。

形勝名蹟

壽安鎮國山。國之鎮山。永樂初。御製文賜之。立碑其地。邪摩堆。是倭王都處。即魏志所謂邪馬臺。阿蘇山。隋書曰。石無故起火。接天。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東奧州。產黃金處。五龍山。元師至平戶島。移五龍山。舟破棄土卒十餘萬處。平戶島。元史曰。太宰府西有平戶島。可屯軍船。一岐島。元史曰。風水不便。再議定會於一岐島。八角島。日本盡殺。赤門關。續文獻通考曰。東號相板。西號赤門。各有船數千隻。相板關。樓閣。東西游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千丈溪。續文獻通考曰。二月至千丈溪。點齊選兵。高聚快樂院。續文獻通考曰。其城蓋築四座。名聚快樂院。內蓋大樓。麗處。宗古。九層。妝黃金。下睡房百餘間。

物產

金。僧齋然曰。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爲貢賦。如意珠。隋書曰。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魚眼精也。青玉。見南史。瑪瑙。華夷考曰。出日本。生土石間。種有三般。紅黑而白紋如纏絲者。成妙。琥珀。宋時貢。充貢。水晶。宋時貢。有青紅白三色。水銀。廣雅謂之汞。本草謂之靈液。螺鈿。宋時貢。石硫黃。宋時貢。銅。見一統志。鐵。

見一統志。錦雜錦二十匹。魏志曰、貢異文。細絹宋史曰、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花布宋景初二年、獻斑布。刀者能卷之使圓、蓋百鍊而繞指也。倭刀甚利。中國人多寶之。其精屏風宋時貢畫屏風。今亦有入中國者。畫金隱起如打成帖著。扇兩山墨談曰、中國宋前惟用團扇。元初、東南使者持聚頭扇。人皆譏笑之。我朝永樂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貢。徧賜羣臣。內府又倣其制。天下遂通用之。硯見一統志。漆一統志曰、以漆製器。甚工緻。兩山墨談曰、泥金畫漆工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椒魏志曰、有橘椒薑荷。不知以爲滋味。犀象宋史曰、多犀象。黑雉見南史。山鼠南史曰、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蛇則死矣。

交易

自市舶罷、而倭不能來。射利之徒。率多潛往。倭輒厚結之。欲以誘我。乃舶主之黠者。至冠進賢、衣綺繡、詭稱閩撫材官。與重申互市之約。彼雖在疑信。亦厚遺之。以庶幾幸而售耳。其意乃滋不可測矣。宋史曰、交易用銅錢。文曰乾元大寶。

紅毛番

紅毛番、自稱和蘭國。與佛郎機鄰壤。自古不通中華。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云。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其種也。一名米粟果。佛郎機、據呂宋而市香山。和蘭心慕之。因駕巨艦。橫行瓜哇大泥之間。築土庫爲屯聚處。所竟以中國險遠。垂涎近地。嘗抵呂宋。呂宋拒不納。又之香山。爲灣夷所阻。歸而狼卜累年矣。廣東通志曰、紅毛鬼。不知何國。萬歷二十九年冬、大舶頓至濠境。其人衣紅。眉髮連鬚皆赤。足踵及趾長尺二寸。壯大倍常灣夷。數詰問。輒譯言不敢爲寇。欲通貢而已。當道謂不宜開端。李榷使召其酋入見。游處會城。一月始還。諸夷在灣者。尋共守之。不許登陸。始去。澄人李錦者、久駐大泥。與和蘭相習。而猶商潘秀、郭震。亦在大

泥。與和蘭貿易往還。忽一日與酋麻韋郎、談中華事。錦曰、若欲肥而橐。無以易漳者。漳故有彭湖嶼、在海外。可營而守也。酋曰、倘守臣不允奈何。錦曰、來瑞在閩。負金錢癖。若第善事之。瑞特疏以聞。無不得請者。守臣敢抗明詔哉。酋曰、善。乃爲大泥國王移書閩當事。一移中貴人。一備兵觀察。一防海大夫。錦所起草也。俾潘秀、郭震、齎之以歸。防海大夫陶拱聖、聞之大駭。白當道。繫秀於獄。震續至。遂匿移文不投。初秀與夷約。入閩有成議。遣舟相迎。然夷食指既動。不可耐。旋駕二巨艦、及二中舟。尾之而至。亡何、已次第抵彭湖。時萬歷三十二年七月也。是時汛兵俱撤。如登無人之墟。夷遂伐木駕廠。自以鱗介得窺衣裳矣。李錦徐拏得一漁舟。附之入漳偵探。詭云爲夷所虜。逃還。當事者已廉知其蹤。并繫之。嗣議使錦、秀、諭令夷人還國。許以自贖。并拘郭震與俱。錦等既與夷首謀。不欲自言其不售。第云。我國尚在依違而已。材官詹獻忠。捧檄往。乃多攜幣帛瓜酒。覬其厚償。海濱人又有潛裝華貨往市者。夷益觀望不肯去。屢遣官諭之。比見夷、語輒不飈。夷視之如發蒙振落也。而來瑞者、已遣親信周之範、馳詣海上、與夷訂盟。以三萬金爲中貴人壽。貴人從中持之。盟已就。會南路總兵施德政、遣材官沈有容。將兵往諭。沈多才略。論說鋒起。從容謂夷曰。中國斷不容遠人實偪處此。有誑汝逗留者。卽是愚爾。四海大矣。何處不可生活。嗣又聞瑞使在此。更曰、堂堂中國。豈乏金錢。巨萬萬。爾爲鼠輩所誑。錢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麻郎見沈豪情爽氣。歎曰、從來不聞此言。旁衆露刃相語曰。中國兵船到此。想似要與我等相殺。就與相殺何如。沈厲聲曰、中

國甚慣殺賊。第爾等既說爲商。故爾優容。爾何言戰鬬。想是元懷作反之意。爾未覩天朝兵威耶。夷語塞。又心悔恐爲之範所賣。乃呼之範索所餉金錢歸。只以哆囉嗹、玻璃器、及夷刀、夷酒、遺璫。將乞市夷文代奏。而都御史、若御史、各上疏請剿。於是德政嚴守要害。厲兵拭甲。候旨調遣。兵民從海外入者。一錢不得著身。挾錢者、治如法。蓋接濟之路遂窮。又聲言預作火攻之策。夷度茲事必無濟理。又且坐困。乃以十月二十五日、掛帆還。錦、秀、震、獻忠、等論死及戍有差。嗣奉旨使殷商至大泥。移檄和蘭。毋更爲細人所誤云。

或謂和蘭長技。惟舟與銃耳。舟長三十丈。橫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艙。舶上以鐵爲網。外漆打馬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傍鑿小窗。各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臨放。推由窗門以出。放畢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銃長二丈餘。中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敵迫我時。烈此自沈。不能爲虜也。其役使名烏鬼。嘗居高自投於海。徐出行濤中。如御平原。舵後銅盤。大徑數尺。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迷。奉天甚謹。祀所謂天主者於中。其酋所居、及臥內。俱哆囉嗹、蒙其四壁。每華商詣酋。守門者撞鐘爲報。侍者二人出傳語。值酋臥、或別穴。則坐外閒以俟。傳見乃進。或爲設食。以一大片置盤中。人分一刀。切而食之。與華人語。數侵華人。若華人與他夷人爭鬬。則爲華人左袒。嘗謂華人曰。此身浮泊世間。須有鱗甲爪牙令可畏。若輩、牝雞耳。譏其不善鬬。未嘗以狸膏蒙其頭也。萬歷四十五年。在呂宋港口迎擊華商。大肆劫掠。舶主苦之。

物產

金。銀錢。琥珀。瑪瑙。玻璃。天鵝絨。瑣服。哆囉嘡。刀。

交易

商船未有抵其地者。特暹羅、瓜哇、渤泥、之間。與相互市。彼國既富。裹蹏華夷。貨有當意者。輒厚償之。不甚較直。故貨爲紅夷所售、則價驟涌。

論曰、譬天下之大。其猶上林乎。珍禽異羽。競響齊騫。卽孤嶼剩巢。殊方片翮。分之固頸長蹊短。合之皆腹毳背毛。獨倭、猶梟也。不能革子之鳴。東行能無惡子之聲哉。和蘭繼至。蜂目已露。象齒終焚。絕之、此爲時矣。

東西洋考卷七

餉稅考

宋時、發舶海上。郡國有司。臨水送之。嘗登泉山、見刻石紀歲月甚夥。爾時典綦重云。閩在宋元、俱設市舶司。國初因之。後竟廢。成弘之際。豪門巨室。閒有乘巨艦、貿易海外者。奸人陰開其利竇。而官人不得顯收其利權。初亦漸享奇贏。久乃句引爲亂。至嘉靖而弊極矣。二十六年、有佛郎機船、載貨泊浯嶼。漳泉賈人。往貿易焉。巡海使者柯喬、發兵攻夷船。而販者不止。都御史朱紈、獲通販九十餘人。斬之通都。海禁漸肅。顧海濱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所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富家徵貨。固得稠載歸來。貧者爲傭。亦博升米自給。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搏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結爲亂。潰裂以出。其久潛蹤於外者。既觸網不敢歸。又連結遠夷。鄉導以入。漳之民、始歲歲苦兵革矣。四十四年、奏設海澄縣治。其明年、隆慶改元。福建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請開海禁。準販東西二洋。蓋東洋若呂宋、蘇祿、諸國。西洋若交阯、占城、暹羅、諸國。皆我羈縻外臣。無侵叛。而特嚴禁販倭奴者。比於通番接濟之例。此商舶之大原也。先是發舶在南詔之梅嶺。後以盜賊梗阻。改道海澄。隆慶六年。郡守羅青霄、以所部雕耗。一切官府所需。倚辦里三老。良苦。於是議徵商稅。以及賈舶。賈舶以防海大夫爲政。萬歷三年、中丞劉堯誨、請

稅舶以充兵餉。歲額六千。同知沈植、條海禁便宜十七事。著爲令。于時商引俱海防官管給。每引徵稅有差。名曰引稅。東西洋每引稅銀三兩。雞籠淡水稅銀一兩。其後加增東西洋稅銀六兩。雞籠淡水二兩。每請引、百張爲率。盡卽請繼。原未定其地而限其船。十七年、中丞周案、議將東西洋賈舶。題定額數。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後以引數有限。而願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其徵稅之規。有水餉。有陸餉。有加增餉。水餉者、以船廣狹爲準。其餉出於船商。陸餉者、以貨多寡、計值徵輸。其餉出於舖商。又慮閒有藏匿。禁船商無先起貨。以舖商接買貨物、應稅之數。給號票。令就船完餉。而後聽其轉運焉。西洋船面闊一丈六尺以上者。徵餉五兩。每多一尺。加銀五錢。東洋船頗小。量減西洋十分之三。陸餉、胡椒、蘇木等貨。計值一兩者。徵餉二分。雞籠淡水、地近船小。每船面闊尺。徵水餉伍錢。陸餉亦如東西二洋之例。一加增餉者、東洋呂宋。地無他產。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卽有貨亦無幾。故商人回灣。往水陸二餉外。屬呂宋船者。每船更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征。後諸商苦難。萬歷十八年、量減至百二十兩。每歲夏仲至秋中。風汛屆期。賓客揚帆歸抵海外。經過南灣、浯銅、諸寨。及島尾濠門、海門、各巡司隨報餉館。逐程遣舟護送。以防寇掠。實欲稽察隱匿寶貨云。自萬歷四年、餉溢額至萬金。刊入章程錄。至十一年、累增至二萬有餘。二十一年、倭寇朝鮮。閩以震鄰。禁止通販。海上人輒違禁私下海。或假借縣給買穀捕魚之引。竟走遠夷。中丞許孚遠、深念之。恐復爲變。如嘉靖時。移檄招諭。凡留販人船。不論從前有引無引。日遠日近。俱許駕回。詣官輸餉如故事。凡私通及壓冬情罪。一切宥免。於是越販商人胡臺、謝楠等、二十四船。聞撫綏令。皆駕船回灣。二十二年。餉驟溢至二

萬九千有奇。此因逆而順收之者也。其後當事疑稅餉贏縮。防海大夫在事久。操縱自如。所申報不盡實錄。議倣所在榷關例。歲擇全閩府佐官一人、主之。及瓜往還。示清核、毋專利藪。而泉人以兵餉匱乏。泉觀察、議分漳販西洋。泉販東洋。各畫隴、無相攙越。欲於中左所設官抽餉、如漳例。漳郡守持之。謂割漳餉以給泉兵。則漳餉當匱。且有不漳不泉。夤緣爲姦者。將柰何。奏記力言其不可。獨榷稅不屬海防官。聽上裁。詳文略曰。本府軍需往告匱。即隆慶間開設舶稅僅數千金。萬歷間增至萬兩。以此佐之。猶且不敷。動請司餉濟急。往牒具在也。迨十三年。增稅至二萬餘。兼以尺土寸田。凡屬官者。靡不括以充餉。即鐵爐、牛行、渡船、漁稅、搜無遺利。始免仰給司牧。然亦必盡數追完。方克有濟。見在十縣餉額。共三萬七千七百九十餘。湊船稅二萬餘。大都六萬上下。而水陸官兵月糧、修船直器、犒賞諸費。歲不下六萬。如二十一年禁海餉詘。則括府縣帑藏支用。豈有贏餘積藏於東西洋哉。餉在漳則漳利。餉在泉則泉利。其便均也。漳餉匱則請在漳。泉餉匱則請在泉。其不便均也。今欲割漳餉以贍泉兵。不惟漳之兵食無從措給。從此私販之徒。緣爲姦利。不漳不泉。東彭西射。公然橫肆。不可究詰者。又什百於昔日。本府籌之未見善畫。在彼府計其無弊。何如耳。於是漳泉分販議罷不行。而上章請改設餉館。給關防。會二十七年、上大榷天下關稅。中貴人高寀、銜命入閩。山海之輸。半蒐羅以進內府。而舶稅歸內監。委官徵收矣。時議委三司首領一員。與委官合管。正稅外。索辦方物。費復不貲。諸虎而冠者。生翼橫噬。漳民洶洶。賴有司調停安輯之。不大沸。時郡守韓令龍國祿也。澄三十四年、有旨封閉礦洞。各省直稅課。有司照常征解。命甫下。海內方忻忻忭舞。而所在稅監。仍奏請轉解。及辦進方物。且言稅歸有司。奴輩無所事事。乞召回。于是旨紛出。先後互異。稅銀準解工部。又總解稅監。分進內庫。方物準折辦。又勅該監照舊辦進。其布政司銀既彙解。而稅監者、又欲州縣有司徑解。及代辦方物。有司莫知適從。紛然久之。藩司具咨戶部請畫一。

而部咨回覆、以藩司一邦之主。若金花稅糧等銀。何莫不由藩司。而州縣敢于徑解乎。近者南贛巡撫、題奉明旨。各處稅課。都著類總解稅監。分解應用。是各處者、指各省直言也。類總解監者、明命布政司類總也。若由州縣徑解。當云各解。何須類總爲乎。方物、乃稅監芹曝之誠。非有司貢獻之禮。撫臣既題準折辦。及措處加平等費。續奉明旨照舊辦進。並未有有司備辦之旨。謹始慮終。正在今日。亟當移會該監。備將歷來明旨。開導其詳。使知類總二字。旨意昭然。徑解之舉。終屬悖謬矣。自是議稍定。當事復申前餉官之議。以海澄洋稅。原議輪委各府佐徵收。但外府官遠來住劄非便。而增設供應人役。所費倍繁。不若于本府佐刺五員。歲委一員管理。事無專屬。既、於原議不悖。且于事體爲宜。當路報可。於是本府官承委。歲一更代云。四十一年、上採諸臣議。撤案璫還。詔減關稅三分之一。漳稅應減萬一千七百。當事悉罷五關雜稅。獨以洋商羅大海之重利。即不減猶可支持。僅蠲三千六百八十八兩。然不可謂非聖世洪洞之恩也。夫賈人占風犯濤。博十一於鱗介之國。幸而取贏。遠望故里。關山欣同隔世。有續命縷。乃墨者、既憑高攫之。黠者、豪者、又從旁百計浚之。情倍可憐。當議蠲時。主者曰、孰使之走不測風濤。與蛟龍爭命也。比於征賤丈夫。不必議。此亦未足服商人之口。要以弊竇開而無變計。則中閣雖撤。遺毒尙沿。賦雖減猶未減。惟是上下相維美意。行其良法。使害馬既去。鮫泣長收。縱蠲少猶多也。四十四年。推官蕭基、署郡符。蒿目商困。條上恤商釐弊凡十三事。看得海澄餉稅。初僅三千。其後增益至萬。又加倍之。迨中使專搉。始盈二萬七千。近奉恩命。減二分之一。議減三千。乃蠹弊未滌。颶害連遭。商人羽毛剝

便落行道一相戒給引日少將來餉額逢船至營不可支及差使令不爲釐夫田逐正上鹿一下交奉病委驟所以底富止名請先稱驗言查其而害常而例後規其貨其

稱押況送鰲而鼠常之例腹不止貨稱計充封蠻釘者而常乎又例況又狡不貨夫桀者餉船動指載嚇數倍千擔旬索常例日之盤外量不尤不能殫其未到數即船鑑賢已者亦充盈不克者

勝而乎輸牛差直官於是瘠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只宜無嚴此禁地近方奎始小有之艇先出漏海貨外也接然載滔餉貨洋須波命何巡地欄不灣可匣之載人何防必之入然港而假封巡緝之名適色以駕飽船官者差多之是需漏索載乎

必主鮮親有遮犯者而同出港諸船雜船貫主杜矣相商保已結當嚴受以其利體矣連故坐委之驗律之又官廣開可首舉也○已門一能議入港者先給委重官賞封如釘此封責釘命

便於放贈犯載是滋害也夫一船深一委商官二司員竭之即散商貢載而附索者安能止逃矣其而耳奸目商藉無專驗責獲一送人之仰名船益

下六七十隻列艘雲集且高且深官主司之力莫勝適以飽索常例止矣而奸商藉經驗獲送人名船益

只宜無嚴此禁地近方奎始小有之艇先出漏海貨外也接然載滔餉貨洋須波命何巡地欄不灣可匣之載人何防必之入然港而假封巡緝之名適色以駕飽船官者差多之是需漏索載乎

必主鮮親有遮犯者而同出港諸船雜船貫主杜矣相商保已結當嚴受以其利體矣連故坐委之驗律之又官廣開可首舉也○已門一能議入港者先給委重官賞封如釘此封責釘命

便於放贈犯載是滋害也夫一船深一委商官二司員竭之即散商貢載而附索者安能止逃矣其而耳奸目商藉無專驗責獲一送人之仰名船益

下六七十隻列艘雲集且高且深官主司之力莫勝適以飽索常例止矣而奸商藉經驗獲送人名船益

請引時發下商人今諸船散商親墳貨物多寡如不能一書者出即寫代筆某人與主船商樑頭閣狹備造官

冊隨驗下隱報者如律在船治亦釐弊清商之急務也○議出水免委官驗船洋多以百計少亦

送隨驗下隱報者如律在船治亦釐弊清商之急務也○議出水免委官驗船洋多以百計少亦

頭一登引而本海擾今發春除印信已官駕發單一外議道本春秋以與今商秋九以十月備月登始報各一槍議貨復物印遞信送官單驗之如規所原報給有引差時錯商船船量沒官報樑

商貨先斤數草不同單吏貨沒官中此任其禁加重增商以欲道不印減之冊報貨至物不崇可也得誰者是稼之邇叢也因合內無監奎請復官舊單規將餉館印官單於各

人矣往謹往據剋臆減參尺訪寸官與論亦酌其規條加增凡而議重十科三之以吏聽書採人奪○役百一般議詐索奸人水餉弊莫以清樑今頭酌尺以寸十爲月定修載在成冊時餉官躬

日書之以情積形包也者爲爲市日包計棍商以船寬一爲分市則船受主一又分以之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一困力餉之虧害計窮盡浸弊拯漸急以無往出又此不二止言今

之動商拋使命費代圖財爲詎打點堪魚而肉市有棍委包貨引於之徒中流分門求別戶脫兄以者相故表裏衙年操胥柄狙是獪削商雄絲刀牽繩鋸也聯三以害相不應芟和彼將見各吏槍

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方萍鮑棗霧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柄先從外洋派敏衆一船一科以十數十計百四

惡萍鮑棗霧快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柄先從外洋派敏衆一船一科以十數十計百四

勝而乎輸牛差直官於是瘠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復詣量從樑腹闊處約看量商尺寸編頭其固無記量天也在玄餉黃官字雖號以以某今年船理往來某年處之給船引然其互同相灣即代稽照事字所號宜規然則賢依者納自水餉惜不以必

書之以情積形包也者爲爲市日包計棍商以船寬一爲分市則船受主一又分以之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一困力餉之虧害計窮盡浸弊拯漸急以無往出又此不二止言今

人矣往謹往據剋臆減參尺訪寸官與論亦酌其規條加增凡而議重十科三之以吏聽書採人奪○役百一般議詐索奸人水餉弊莫以清樑今頭酌尺以寸十爲月定修載在成冊時餉官躬

之動商拋使命費代圖財爲詎打點堪魚而肉市有棍委包貨引於之徒中流分門求別戶脫兄以者相故表裏衙年操胥柄狙是獪削商雄絲刀牽繩鋸也聯三以害相不應芟和彼將見各吏槍

惡萍鮑棗霧快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柄先從外洋派敏衆一船一科以十數十計百四

方萍鮑棗霧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勝而乎輸牛差直官於是瘠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復詣量從樑腹闊處約看量商尺寸編頭其固無記量天也在玄餉黃官字雖號以以某今年船理往來某年處之給船引然其互同相灣即代稽照事字所號宜規然則賢依者納自水餉惜不以必

人矣往謹往據剋臆減參尺訪寸官與論亦酌其規條加增凡而議重十科三之以吏聽書採人奪○役百一般議詐索奸人水餉弊莫以清樑今頭酌尺以寸十爲月定修載在成冊時餉官躬

日書之以情積形包也者爲爲市日包計棍商以船寬一爲分市則船受主一又分以之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一困力餉之虧害計窮盡浸弊拯漸急以無往出又此不二止言今

之動商拋使命費代圖財爲詎打點堪魚而肉市有棍委包貨引於之徒中流分門求別戶脫兄以者相故表裏衙年操胥柄狙是獪削商雄絲刀牽繩鋸也聯三以害相不應芟和彼將見各吏槍

惡萍鮑棗霧快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方萍鮑棗霧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勝而乎輸牛差直官於是瘠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復詣量從樑腹闊處約看量商尺寸編頭其固無記量天也在玄餉黃官字雖號以以某今年船理往來某年處之給船引然其互同相灣即代稽照事字所號宜規然則賢依者納自水餉惜不以必

人矣往謹往據剋臆減參尺訪寸官與論亦酌其規條加增凡而議重十科三之以吏聽書採人奪○役百一般議詐索奸人水餉弊莫以清樑今頭酌尺以寸十爲月定修載在成冊時餉官躬

日書之以情積形包也者爲爲市日包計棍商以船寬一爲分市則船受主一又分以之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一困力餉之虧害計窮盡浸弊拯漸急以無往出又此不二止言今

之動商拋使命費代圖財爲詎打點堪魚而肉市有棍委包貨引於之徒中流分門求別戶脫兄以者相故表裏衙年操胥柄狙是獪削商雄絲刀牽繩鋸也聯三以害相不應芟和彼將見各吏槍

惡萍鮑棗霧快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方萍鮑棗霧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勝而乎輸牛差直官於是瘠書商之量船則賊匿其一曰吏害其二衙役於之吏橫書無如喜則嘯虎怒甚則上張以鴟訾甚官下壞以而蝕吏商報肥貨則餉虧匿而其書半

復詣量從樑腹闊處約看量商尺寸編頭其固無記量天也在玄餉黃官字雖號以以某今年船理往來某年處之給船引然其互同相灣即代稽照事字所號宜規然則賢依者納自水餉惜不以必

人矣往謹往據剋臆減參尺訪寸官與論亦酌其規條加增凡而議重十科三之以吏聽書採人奪○役百一般議詐索奸人水餉弊莫以清樑今頭酌尺以寸十爲月定修載在成冊時餉官躬

日書之以情積形包也者爲爲市日包計棍商以船寬一爲分市則船受主一又分以之商梢爲市其究商絕民一困力餉之虧害計窮盡浸弊拯漸急以無往出又此不二止言今

之動商拋使命費代圖財爲詎打點堪魚而肉市有棍委包貨引於之徒中流分門求別戶脫兄以者相故表裏衙年操胥柄狙是獪削商雄絲刀牽繩鋸也聯三以害相不應芟和彼將見各吏槍

惡萍鮑棗霧快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方萍鮑棗霧散人役賓而聽分命於商主受壓於船主彼操頤指之蠭也一曰從外奸洋商之害衆夫商一船商科數百計皆百四

商之船奸廳邊往來禁廟商梢灣登岸止用小艇渡載而搜檢有夾帶貨者究沒其商船在港本港人役如溪三五成羣生事在

示禁廟欄灣甲之船在大擔內者只就海畔瞭望不許近泊廟欄灣本甲港者從溪邊巡視不許在

指騙者亦究治此法三令五申未必不可以杜漏貨者亦不可以杜漏貨而報蠲商害也○一議禁加起夫匿錢貨少暗用錢盡沒官

律有明禁至凜凜也自有加起之名而商人始不得實而蠲其餘以待加起明用錢多如

報道者本船何一千乎擔共加起徒作一虛二三百登者有宜之甚額則加虧起失作也一合千無五六百規者貨有物之是一官與商為加市起也此者

稅以漏加貨論大者並書禁告示使民遵守杜商衙貨盡數國開墳餉有三額必有善焉○羨無失餉船船後寡船之年無虞船乏矣故貨二稅革絕加起與從在船

課頭增者禁於以絕乾沒杜衙盡足國餉有善焉○一議驗船寡年二貨物俱從商首取給任科其科艙索東洋船有敵三百餘金者西邏洋船有敵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頭縱不止餉一不

貨物多寡精粗勻科命科艙商自稱以防船主多科之弊因有常例有加增有菓子銀有頭鬃費名色一不

等俱從商首取給任科其科艙索東洋船有敵三百餘金者西邏洋船有敵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頭縱不止餉一不

費一甚餉一而費二矣來商為科喉主商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今以後合無容艙商納追彷收

糧銀之法投入櫃內商首來商得科索止命銀匠數人驗銀足色之限十日內通完遠限者方指名差追不得

每混票更嚴禁管餉收餉船役捎索情弊亦蘇小商費而杜奸商兩而一端來也○諸商自議禁引包引給引時如數積出年費市彼猾

每包引包保管五六船人者串慣商倡言給商費至數十兩後之銷引者只得如彩德等其證也又從近略中瓜分此輩坐

富且作奸已久及至船揑回名銷引時虛造倡言鄰結將銀引數移十東兩轉而西後之銷引者如只得如數出費彼也又從近略中瓜分此輩坐

作中瓜分及船揑回名銷引時虛造倡言鄰結將銀引數移十東兩轉而西後之銷引者如只得如數出費彼也又從近略中瓜分此輩坐

奸已久及至船揑回名銷引時虛造倡言鄰結將銀引數移十東兩轉而西後之銷引者如只得如數出費彼也又從近略中瓜分此輩坐

杜販也今法一蓁槩嗜多為何必孔盡用行廈門目難總蓋哨印目復添設第浯苞銅苴游藉之聲揹詰詐乎夫阻滯盤拖詰延所是以費防商四月亦後厲踰商期也之合船

抱引出洋船啟行驗既有以經館驗船經縣蓋印期

刁不難為稟者驗究治所謂早匠一測閣日得破一溼漏日之便如前者也○秋一可議鑒蘇游兵後之船害至即行抽限三日為期不得踰期

富且作奸已久及至船揑回名銷引時虛造倡言鄰結將銀引數移十東兩轉而西後之銷引者如只得如數出費彼也又從近略中瓜分此輩坐

每每包引包保管五六船人者串慣商倡言給商費至數十兩後之銷引者只得如數出年費市彼猾

每混票更嚴禁管餉收餉船役捎索情弊亦蘇小商費而杜奸商兩而一端來也○諸商自議禁引包引給引時如數積出年費市彼猾

糧銀之法投入櫃內商首來商得科喉主商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今以後合無容艙商納追彷收

費一甚餉一而費二矣來商為科喉主商為腹怨聲載道率此之由自今以後合無容艙商納追彷收

等俱從商首取給任科其科艙索東洋船有敵三百餘金者西邏洋船有敵四百金者悉歸商首操頭縱不止餉一不

貨物多寡精粗勻科命科艙商自稱以防船主多科之弊因有常例有加增有菓子銀有頭鬃費名色一不

課頭增者禁於以絕乾沒杜衙盡足國餉有善焉○羨無失餉船船後寡船之年無虞船乏矣故貨二稅革絕加起與從在船

加報道者本船何一千乎擔共加起徒作一虛二三百登者有宜之甚額則加虧起失作也一合千無五六百規者貨有物之是一官與商為加市起也此者

指騙者亦究治此法三令五申未必不可以杜漏貨而報蠲商害也○一議禁加起夫匿錢貨少暗用錢盡沒官

律有明禁至凜凜也自有加起之名而商人始不得實而蠲其餘以待加起明用錢多如

商之船奸廳邊往來禁廟商梢灣登岸止用小艇渡載而搜檢有夾帶貨者究沒其商船在港本港人役如溪三五成羣生事在

示禁廟欄灣甲之船在大擔內者只就海畔瞭望不許近泊廟欄灣本甲港者從溪邊巡視不許在

父子示於禁○斷腸一招議魂復之失水餘水株壓連冬之親之黨船波免及徵偕餉銀偕此失近水者日者之人苛貨政俱也付自之今奔以濤後而勒如失追水者被復劫向之追情之誅形求其家同港人

請多鄰有灣中之公途結飄不泊虛歸應來宜無寬期免者以應從恤寬游免魂如至不壓得冬已而于索餉水乏者時向只無宜而先近徵一有之半為不畱無其餘假以道待來走歸倭不之得虞一耳然

并索則舊規所宜酌不復益者此數誌不亟減矣何○不一議洋也今餉充餉額以六六十十隻船為率夫額每年溢徵出輸者大隨多寡法申報論徵歲銀之

豐缺船之多寡廣收酌不復益者此數誌不亟減矣何○不一議洋也今餉充餉額以六六十十隻船為率夫額每年溢徵出輸者大隨多寡法申報論徵歲銀之

儲府以備公用或留異日補乏之資逐年仍送查盤以便稽實如每年船出六十下者亦少然就給引之時可量酌之取數果少不過從西洋呂宋二處船隻稍增補櫃宜申請以無失額亦不爲厲此乃萬一之遇在司餉者相機裁之耳○一議餉館吏書餉館吏書舊從府撥吏二書四而中間幫附不知其幾矣本乃司餉官勢不能不攏人役跟用此皆朘商之膏而蔽上之窠也且府役權難約束不無掣肘之形若獨役爲任使適多駢指之累合無餉吏二名自本府發其書手即就餉官衙役取去止許四名而止庶鈐束自由功罪有歸而衙黨亦差汰矣○一議禁主商科斂方物近查蔡美官一船簿冊出方物銀百十兩而册載僅半之餘蓋未可量算矣且物貨原有定價聞平易之未聞其酷索之也總之官市一吏書市二矣書吏索一主商又斂二矣重重徵削皆商膏也應宜切禁船主不得籍此項名色科斂衆商即有應用之貨平交公買其價直載在成册可依不然中使藉上供之名窮搜異貝哀號方熄可令人已去而弊猶踵乎何得不就今釐革也分守參知洪世俊力贊之條上中丞臺若直指悉報可俾垂令甲舶事有重大難決者悉詣府決之而餉大夫亦凜凜奉德意惟謹賈人子各得意去譬之旱魃之後而登泰岱值觸石之吐雲矣若通倭之禁向歲稍弛廷臣章數上近乃歲歲申飭犯者戮不待時然禁嚴而倭患尚劇此又司關者所不得問也

水餉

萬歷三年提督軍門劉詳允東西洋船水餉等第規則時海防同知沈植議詳

一船闊一丈六尺以上每尺抽稅銀五兩一船該銀八十兩一丈七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十三兩五錢一丈八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一船該銀一百零八兩一丈九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六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二十三兩五錢二丈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一船該銀一百四十兩二丈一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七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五十七兩五錢二丈二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一船該銀一百七十六兩二丈三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八兩五錢一船該銀一百九十五兩五錢二丈四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一船該銀二百一十六兩二丈五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九兩五錢一船該銀二百三十七兩五錢二丈六尺以上闊船每尺抽稅銀十兩一船該銀二百六十兩販東洋船每船照西洋船丈尺稅則量抽十分之七

陸餉

萬歷十七年、提督軍門周詳、允陸餉貨物抽稅則例。

時價不等。萬歷三年。陸餉先有則例。因貨物高下。詳改正。

胡椒每百斤抽稅銀二錢五分。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一兩。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五錢。不成器者蘇木每百斤稅銀二分。西洋木大每百斤稅銀五分。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三錢四分。烏黑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六錢。燕肉者每百斤稅銀二錢四分。沈香每十斤稅銀一錢。奇楠香稅銀二錢八分。沒藥犀角每十斤稅銀三錢。花白成器者稅銀三錢。玳瑁每百斤稅銀四錢。中者稅銀二錢。下者稅銀一錢。上者稅銀七錢。中者稅銀十兩。中者稅銀一兩。尖片每百斤稅銀一錢。每百斤稅銀二分。豆蔻每百斤稅銀一分。蓽撥每百斤稅銀一分。番被每百斤稅銀一分。黃蠟每百斤稅銀二錢。孔雀尾每千枝稅銀一錢。鶴頂每十枝稅銀一錢。鹿皮每百張稅銀八分。竹布每疋八釐。嘉文席每牀稅銀五分。子緜每百斤稅銀八分。番檳榔每百斤稅銀二分。藤席每牀稅銀一分。大風子每百斤稅銀二分。四釐。冰片每十斤稅銀二錢。水藤每百斤稅銀一分。阿片每十斤稅銀二錢。白藤每百斤稅銀一分。交趾絹每疋稅銀一分。牛角每百斤稅銀二分。黑鉛每百斤稅銀五分。紫檀每百斤稅銀六分。番錫每百斤稅銀二分。牛皮每十張稅銀四分。藤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烏木每百斤稅銀一錢六分。番米每石稅銀一分四釐。降眞每百斤稅銀一錢。每百斤稅銀八分。番金每兩稅銀四分。鑽服每疋稅銀一錢八分。番被每疋稅銀一分。紫檀每百斤稅銀四分。紫檀每百斤稅銀四分。白豆蔻每百斤稅銀一錢。珠母殼每百斤稅銀四分。血碣每百斤稅銀五分。番錢每石稅銀一分。孩兒茶每百斤稅銀降眞一錢。每百斤稅銀八分。乳香每百斤稅銀二錢。木香每百斤稅銀一錢。八分。四釐。畢布每疋稅銀四分。蘆薈每百斤稅銀二錢。沒石子每百斤稅銀二錢。虎豹皮每十張稅銀二錢。鹿角每百斤稅銀四分。鱉甲一筒每百斤稅銀二錢。蘇合油每十斤稅銀一錢。羅紅紗每百斤稅銀五錢。安息香每百斤稅銀一錢。棕竹一束百斤稅銀二分。明角每百斤稅銀四分。馬尾每百斤稅銀一錢。鹿脯每百斤稅銀四錢。黃絲每百斤稅銀四錢。磺土每百斤稅銀二分。錦魴魚皮每百枝稅銀六分。沙魚皮每百斤稅銀六分。尖尾螺每百個稅銀一分。螺蚆每石稅銀二分。番泥瓶每百個稅銀四分。獺皮每百張稅銀六分。丁香枝每百斤稅銀一分。花草每百斤稅銀二錢。油麻每石稅銀一分。二釐。

每百張稅銀四分。甘蔗鳥每個稅銀一分。排草每百斤稅銀二錢。錫銅每百斤稅銀五分。

萬歷四十三年、恩詔量減各處稅銀。漳州府議東西二洋稅額、貳萬柒千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今應減銀叁千陸百捌拾柒兩陸錢叁分叁釐。尚應徵銀貳萬叁千肆百兩。貨物抽稅。見行則例。

胡椒每百斤稅銀二錢一分六釐。象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八錢六分四釐。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三分二釐。蘇木西洋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東洋每百斤稅銀二分一釐。檀香成器者每百斤稅銀四錢三分二釐。不成器者每百斤稅銀二錢九分四釐。烏黑不成器者稅銀一錢四釐。奇楠香每斤稅銀二錢四分二釐。犀角每十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沈香每十斤稅銀二錢四分二釐。肉豆蔻每百斤稅銀六錢九分一釐。冰片每百斤稅銀二錢七分二兩六釐。琥珀每百斤稅銀一兩三錢八分二釐。下者稅銀六錢九分三釐。沒藥每百斤稅銀二錢七分五釐。中者稅銀一兩三錢八釐。燕窩每百斤稅銀八錢六分四釐。中者稅銀六錢五釐。下者稅銀一錢五分二釐。上者稅銀四錢三分二釐。次者稅銀三錢四分六釐。華撥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黃蠟每百斤稅銀五分二釐。鶴頂每十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孔雀尾每千枝稅銀二分七釐。鹿皮每百張稅銀六分九釐。竹布每疋稅銀七釐。子絲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嘉文席每牀稅銀四分三釐。番被每牀稅銀一分。番藤席每牀稅銀一分二釐。檳榔每百斤稅銀一分四釐。大風子每百斤稅銀一分七釐。水藤每百斤稅銀九釐。阿片每十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白藤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交趾絹每疋稅銀四釐。牛角每百斤稅銀四分八釐。番皮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六釐。番藤黃每百斤稅銀二分八釐。烏木每百斤稅銀四分五釐。紫檀每百斤稅銀一分。降香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紫榿每百斤稅銀八分六釐。珠母殼每百斤稅銀一錢二分一釐。白豆蔻每百斤稅銀四分三釐。番米每石稅銀一分。孩兒茶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束香每百斤稅銀一錢四分六釐。木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番金每兩稅銀四釐。海菜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血碣每百斤稅銀三錢七釐。乳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三釐。丁香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八釐。鎧服每疋紅者稅銀一錢五分八釐。餘色稅銀八分六釐。顯鷄蠟每百個稅銀一分二釐。畢布每疋稅銀三分四釐。盧荟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虎豹椰子每百張稅銀三錢七分三釐。馬錢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沒石子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四釐。阿魏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蘆荟每百斤稅銀一錢三分六釐。龜

筒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蘇合油每十斤稅銀八分六釐安息每百斤稅銀一錢四釐鹿角每百斤稅銀一分二釐番紙每百張稅銀五分二釐遲羅紅紗每百斤稅銀四錢一分四釐棕竹每百枝稅銀五分二釐瀨皮每十張稅銀五分二釐沙魚皮每百張稅銀五分九釐螺蚶每石稅銀一分七釐番泥瓶每百個稅銀三分四釐丁香枝每百斤稅銀一分七釐明角每百斤稅銀三分四釐馬尾每百斤稅銀九分鹿脯每百斤稅銀三錢四分六釐錦魴魚皮每百張稅銀三分四釐柑蔗每百斤稅銀一分黃絲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銅每百斤稅銀四錢每隻稅銀九釐排草每百斤稅銀一錢七分三釐

別有貨物先年無開載者今依時估附記于後

哆羅哽每疋紅色稅銀五錢一分九釐餘色每疋三錢四分六釐每面稅銀八分七釐紅銅每百斤稅銀一錢五分五釐爛銅每百斤稅銀八分七釐番鏡每面稅銀一分七釐稅銀一分六釐粗絲布每疋稅銀八釐西洋布每疋稅銀一分七釐東京烏布每疋稅銀二分丁蕎每百斤稅銀一錢正青花筆筒每個稅銀四釐青玻璃筆筒每個稅銀四釐五毫白琉璃盞每個稅銀二錢四釐琉璃瓶每個稅銀一分犀牛皮每百斤稅銀一分鸞哥每個稅銀三分紅花米每百斤稅銀二錢草席每一牀稅銀九錢馬皮每百張稅銀三釐漆每百斤稅銀五分蛇皮每百張稅銀二錢猿皮每百張稅銀一錢沙魚翅每百斤稅銀六分八釐翠鳥皮四十稅銀五分樟腦每百斤稅銀一錢蝦米每百斤稅銀一錢火炬每千枝稅銀一錢櫻竹枯每百枝稅銀三分綠豆每一石稅銀一分黍仔每一石稅銀一分胖大子每百斤稅銀三分石花每百斤稅銀二分六釐

萬歷四十五年、督餉通判王起宗呈詳番舶載米回港徵稅如西國米例。詳文略曰。海澄洋稅上關國計盈虛。下切商民休戚。職日夜兢兢惟缺額病商是懼。然變態多端。有未入港而私接濟者。有接濟後而匿報者。甚欲并其稅而滅之。即今盤驗數船除物貨外。每船載米。或二三百石。或五六百石。又有麻里呂船商者。陳華。滿船載米。不由盤驗。竟自發賣。問其稅則曰。規則所不載也。訪其價則又夷地之至賤也。夫陸餉照貨科算。船盈則貨多貨多則餉足。今不載貨而載米。米不徵。餉不費。而獲厚利。孰肯載貨而輸餉乎。誠恐貪夫徇利。後不載貨而載米。米國課日以虧也。查規則內。番米每石。稅銀一分二釐。今此米獨非番地來者乎。今後各商船內有載米五十石者。準作食米免科。凡五十石外。或照番米規則。或量減科徵。庶輸納惟均。而國餉亦少補也。

督餉職官

本府海防同知相繼署稅務凡七人

羅拱辰廣西馬平人舉人隆慶三年任清軍同知後以才望改海防隆慶六年稅務初起公首膺斯任議置稅銀若干築城圭嶼城凡八面以象八卦名曰神龜負圖其後卒官吏民惜之萬歷間城爲豪所毀驅其石去至今海波微聲始議更築轉思羅公之勳矣

沈植湖廣臨湘人萬歷元年任三年當路請舶稅以充兵餉公條海稅禁約十七事當路才之後擢廣東僉憲

周裔登廣東南海人辛未進士萬歷七年任後擢[illegible]部員外郎民有平恕之思

姚應龍浙江慈谿人舉人萬歷十三年任公磊魂多英御事曾有成局後中議去竟祀名宦

葉世德浙江溫州人舉人萬歷十七年任後擢王長史

王應乾廣西馬平人舉人萬歷二十年任

舒九思浙江奉化人舉人萬歷二十一年任久之論劾罷去當路始疑船政爲防海大夫私物而輪管之議起矣

各府佐貳官委署餉務只一人

趙賢意浙江東陽人乙未進士授邵武府推官以能聲最諸郡來督漳餉時萬歷二十六年也未幾中貴人橫操利權各府佐遂罷逃

本府佐貳官輪署餉務凡十二人事歸有司後議以本府輪管不復借材他郡

杜獻璠南直上海人舉人清軍同知署三十四年餉是時商人稍脫稅璫之苦而公華胄起家不妄取予擢宗正大夫人爲立碑郡人副使鄭懷魁撰○侯展驥霞中濯鱗海甸虞廷九載漢吏任專夜燭

清凝晨鳥化讐軍籍清核而轅門無脫巾之號考校貞嚴而楚庭無冤玉之恨其最著者督餉吾澄率多惠政彼逃命于龍堆鱗谷之險爭息于蝸角蠅頭之閒者得侯如得艾也單車詣船城社塞漁獵之竇諸餉投櫃豪猾絕乾沒之階馬如羊金如粟箕斂幸見息肩門如市心如水貂璫為之奪氣無逗遛商稱便利南陽杜母政在今日如晦王佐不如蔡可占矣茲擢宗正大夫行以親民者入而展親以佐郡者轉而佐國又豈特一方之惠向陽之春也鄭僑功成宜播輿人之誦羊祜德厚永垂峴首之思共勒貞珉爰誌不朽

沈有嚴　南直宣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十五年餉公強直自遂風骨稜稜而舶政乃更平易賈人安之

鍾顯　江西定南人歲貢督捕通判署三十六年餉後被劾罷去

陳欽福　江西南豐人舉人督糧通判署三十七年餉公門市心水在脂不潤擢廣東提舉商人至今思之

呂繼梗　浙江新昌人舉人督捕通判署三十八年餉公溫然長者所在與名流酬和盛有篇章其為政詳練周至嘗陳餉事十議兩臺判命懸象魏以示來茲商人立石頌德○郡人宮保尚書戴燿撰○夫澄東南偏一澨也民故鮮耕種之饒以海為田始歲輸不踰九千既中使至竭澤漁矣民安土任貢猶將撫其凋敝況危生以供上乎必實與以長便俾上不病國下不病商可永垂無擾者而後為軫念之至若我呂侯其人已侯澍東之博聞有道術者也嫺于經濟聲華燁然倅漳未朞月而案牘神恬萑苻迹埽當塗者廉其賢屬之餉務當是時也澄雲霓侯而侯亦雨露澄曰風濤叵測東西岐島有發不及至者至不及返者返不及有貨者餉其能如額乎即可如額而諸為餉病者弊竇種種計餉則不得不計弊矣蒿目焦思條其款十上于兩臺藩臬皆報可而侯得一意行之諸不病便國不便商者一切報罷于是船得從實報報得從實驗驗得從實納有不督責而自輸者較曩額加溢焉餉事竣商人私相告語曰呂侯十法吾商人生命也創行利可近習行利又可遠易人而行易紛異時而湮又易廢且奉公者所便抑又營私者之所不便也以為便幟不上下鼓以為不便方圓左右畫矣吾儕何知梗商者惟恐一日與便商者惟恐一日廢耳遂相與叩臺使者請曰得此法與賈船常相維不惟議法者德抑亦主行法者德也夫法少不便必有尼之者今而後俱得請也長便可知已以燭弊如鏡照以釐奸如剸犀以凜積猾如立冰谷以便賈航如負之春暄以垂憲來茲又如衡之平輕重低昂咸取則焉石可泐此法不可朽也爰勒貞珉以眡來者其十法劃然夫已另編之餉署之前侯字思櫞由鄉進士兩令邑三守州今任清漳別駕其世家尤多顯仕云

龔朝典湖廣蘄人。舉人。海防同知。署三臨湘人。舉人。墨論罷。十九年餉以

張應奎湖廣蘄水人。甲辰進士。推官。署四十年餉後卒于官。

邵圭浙江餘姚人。舉人。清軍同知。署四十一年餉公長才亮識。傾心謝卻流其督餉自足額而外多從寬政商人德之立碑頌美後遷商人無貧富悉致厚贐公好語卻之商人流涕而別。○郡人御史林秉漢撰。○閩古澤國也。澄之賈。淫於海指南所至。累譯而通。紫貝文甲之玩。異香華毳之奇。耀宇內而飾天府歲益。縣官芻輓費九千緡。中貴人至倍征。三之。幾譯與中原大都會埒矣。緹騎絡驛。晝攖方物。冰蠶烈火。浣不奕盡世入內供。而以宦資。旁獵市寇。豪名猾蹟。彪炳。玉昆金友。淵渟。漸矣。頃苦海。孰駕。慈航。而濟之者。則邵繁。劇乎侯具載德家著譜。先司市豪猾胥。叉橫吸焉。茫茫大壑。眞成。廣孰最遷貳。吾郡郡卽侯哉。侯不。盡入內供。而以資旁獵。市豪猾胥。叉橫吸焉。茫茫大壑。眞成。苦海。孰駕。慈航。而濟之者。則邵繁。劇乎侯

盧崇勳

○廣東增城人。舉人。海防同知。署四十二年餉公莅事清神謹。既滿。人爲立碑。○邑人御史周起元撰

聞之利器非盤錯弗顯。而剸犀斷蛟則純鈎之用始澄。澄故難。藪也。民以禾猶禮人以禾

所受餉事者。知幕尚云爾。

過期乃當至猶輸可東支西補雖煩籌而額無虞不足何居乎澄今年餉也澄舶每乘屬發去乘薰來是年七月將望薰夜異風變挾淒雨淒其怒號。舶至無一僅刻什停空中如輸籤詰何朝望視後之稍拔木次至屋而餉數十萬洋之貨一下颶矣。立議盡。未傷哉。爲舟八待

結艤。梱載而歸。持籌而煩。以供上方額易易耳。不者而難易半。或期至而洋舶有至未至。或

手之盤錯將與先司寇伯仲輝映。何必減驃騎哉。余里居聞侯政最稔而商民乞余言尸勒祝諸石。夫餉署若津傳

舍然。閱沒何若矣。幾使人謂能子實生心我悅而令萬名口頌垂者以而不于朽也。余著不然文則直次道口何碑嘗紀不在以人表而好上德之馭公之且者勤後其之賄

以繁謂。侯識之朗也。其於利病。靡不晰也。才之贍也。其於紛一糾切。鼎不滑解。執也。得守之。牟勵也。其閒。爲於商。膏脂。靡不淨也。君子惠

雲盡得某利某害狀。條請兩臺。諸屬病商者。悉屏絕。永勿令蹂躪。衆悉感悅。歌何暮焉。屆期風便。浪恬。舉艦日毋淹時。毋增羨。毋苛責。毋

也。侯隨至。閱以所報簿書爲徵。以所頒衡尺爲準。要以歲輸如額而止。毋

襲而孤。噬假藉治上辨。賈供其餘而恣魚力。旁肉者。兼乎。數。逮有積。猾。擧作。奸。乾。蜩。沒。當不。道可。嘉詰者。更乎。以有。澄誣。鯛。越。屬。侯禁。侯以。肩恐。視嚇。事而。詳借。詢有。商力。民爲。便吞。舟苦者。有虎

之一而必復減之不益難之難乎雖巧婦安能無煙米之炊也公顯上額近奉明敕業減三分然曰事不辭艱且惡乎辭之則亟按本年籍常例秋毫弗入正賦抄忽勿漏一切均輸以佐餉額則豫按來年募商人量徵水餉將來船額則覆徵蓋其始民若者毋砌毋礫久遺殷者毋倖免一切並徵以佐餉額則豫按來年募商人量徵水餉將來船額則覆徵蓋其始民若者毋砌毋礫久遺殷知上梯米耳夫烏知公固憂難事哉蓋公所難與易太倉米耳夫烏知公固憂難事哉蓋公所難與易署令治辦人人如公豈公所難與易如此其他治狀已載口碑中茲不具贅

江一雷

通判，署四十三年餉。

丘建經

廣東汝源人，歲貢，督捕通判，署四十四年餉。

王起宗

商應天上元人，官生，督糧通判，署四十五年餉。公溫秀朗暢，興利除弊之際，緯有成緒，而所部不擾。商應人謀為立碑。○郡人會魁林茂桂撰。○環寓等商也，獨澄之商，舶民閒醵金發餘，繪輿諸夷相貿易，以我之綺紈磁餌易彼之象玳香椒，射利甚捷，是以人爭趨之，第其出也，浚飈破浪，與天吳九首博命，其返也，頭會箕斂，不勝噬血吮膚之慘，是以人又爭悉苦之，視中土之商，輪檝優游，利害勞逸，奚啻霄壤，理餉先屬海防，今議於郡佐中歲委一員，稱了曰餉館，商歲丁巳，我王侯以半刺承檄，理其事，侯金陵世家，才若流雲，慧若然犀，一觀簿單，胷中便自了了，接諸商務節省簡便，如舶初進港，苦驗發稽遲，未免漂損，侯登時往驗，風雨不辭，便一光時，每委役將貨物秤明，而後請驗，乾沒無算，侯既躬覈，斯竇遂塞，便二，今歲紅毛酋，為梗舶貨被掠，僅存其半，餉若全徵，其誰堪之，侯就中量派，許其半徵，便三，至久番漏報，法應株及，商通五閒，船沒官，侯全舟只覆者，著漏沒往者，充完征餉，餉額，不用桁楊，便四，其餘從寬，藉口便上，進方物，減值，強商市，額拘束，橫左征右者，甚切明禁，便通，船沒官，侯全舟只覆者，著漏沒往者，充完征餉，餉額，不用桁楊，便四，其餘從寬，藉口便上，進方物，減值，強商市，額拘束，橫左征右者，甚嚴檢防宿蠹，甚周是，以諸商議伐貞珉，以紀不磨，而介不佞，一辭，而密，餉而不煩，刑罰平，恕罔不沐浴其膏露者，夫圭海之商，即梁山之民也，民有去思，商有忭儛，侯豈特無忝官常，直不負家聲，宜為頌，頌曰，大海東匯，濤涌波沈，島夷碁列，氛霧滃，淫念此海為照，賈趨險，莫禁一葉，為歆，指南為針，濟邊取給，匪今斯今，不畏鯨侮，而畏漁侵，天惠此邦，屏星津臨，琉璃香蓮，為心汎汎者，舶其至如林，一切衆生，波羅蜜，酔歡呼，告語，我席我衽，虎蓋，齊高，龍門，媲深，召公是似，芾棠，載陰，刻篆，豐碑，後來所欽。

公署

督餉館在縣治之右。即靖海館舊基。嘉靖四十二年。新設海防。改建爲海防館。萬歷間。舶餉輪管。因改爲督餉館。○四十五年。通判王起宗。以餉館驗船。舊往廈門。廈門無駐劄處。所議於圭嶼再建公館一區。於驗船爲便。奏記申請。其略曰。商船出海。向□浯銅官兵。于廈門盤驗。始放開駕。近改委各館輪驗。職冬春之閒。已驗放出洋。身履其地。始知不便者三。故易地設館之議。不得不爲之請也。夫廈門原隸泉州。爲浯銅汛地。職等非隨波上下者比。必駐公館。方可譏盤。廈門原設參府。海防二署。當洋船開駕正春汛防海之會。參府及泉州防館駐劄。職詣其地。既無空閑公廨。又難借擾民居。不便者一。況漳州官遠涉泉境。既非所轄之地。又無服役之人。勢難單騎褰糧。而跟隨人役。不下數十人。若渙散民居。殊非關防體統。不便者二。且本府至廈門。兩經潮汐衝突波濤。一遇風則輕舟難汎。時日稽遲。商船不無耿閣。不便者三。職往來洋上。相地度形。圭嶼一山。浮于海口。環山皆海。適在中央。乃商船必由之路。又澄邑所屬之區。且今築造城堡。其上。添制兵船。其下。職議于圭嶼設立公館。將來盤驗。即駐本嶼。船之出洋也。既可稽查。船之回港也。亦便瞭望。不越出于他境。不阻隔于風濤。雖易地不同。及譏察則一。此職目擊而身歷者。俯候詳示。另議設處。估計工料覆詳。亦一勞永逸之計也。

論曰。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此周制也。漢時。商各以其物自占。率二千而算一。軺車二算。船五尺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沒其緡錢。告者以半畀之。從此網綦密矣。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於夷。未有今日之夥者也。夷人來市。似乎以逸待勞。然鱗介窺我版圖。紛然其擾。不若自此之彼。境內永清。開舶以來。垂數十載。榷額之時贏時縮。榷司之誰濁誰清。榷政之遞因遞革。據牘覆按。抑可深長思矣。

東西洋考卷八

稅璫考

高寀者、順天文安人也。幼給事上前。累遷御馬監監丞。先是大學士張位、以國帑虛耗。請開採以充邊儲。比三殿之役。於是四方言利之徒。奸弁積猾。率上章請遣中貴出督礦。歲輸巨萬萬。足供大工。又徐及榷稅。上俞其議。廷臣爭之強。不能得也。燕山衞指揮馮綱、千戶胡志、嗣請以寀使閩。帝命寀往閩。自市舶鎮守。先後報罷。四封老稚。久不識貂璫爲何物。比寀銜命南下。金鉦動地。戈旗絳天。在在重足。莫必其生命。而黜吏逋囚。惡少年無生計者。率望羶而喜。營充稅役。便覺刀刃在手。鄉里如几上肉焉。寀在處設關。分遣原奏官、及所親信爲政。每於人貨湊集。置牌書聖旨其上。舟車無遺。雞豚悉算。然稅額必漳澄之賈舶爲巨。寀躬自巡歷。所過長吏望風披靡。漳守韓擢、每股掌玩之。澄令龍國祿者、強項吏也。分庭入見寀。不爲屈。嚴約所部。不得爲寀驅使。每事掣肘。不令飛而食人。寀遣人詣令白事。其人輒張自豪。國祿庭笞之。寀在郡、恚甚。欲具疏劾其阻撓。韓守謂寀曰、澄故習亂。所不卽反者。以有龍令在也。倘令危民。何能卽安。激而生變。若亦豈有賴焉。寀氣奪而止。自後每歲輒至。旣建委官署于港口。又更設于圭嶼。旣開稅府于邑中。又更建于三都。要以關出入。廣搜捕。稍不如意。幷船貨沒之。得一異寶。輒攜去曰、吾以上供。三十年、

賈舶還港。宋下令、一人不許上岸。必完餉畢。始聽抵家。有私歸者、逮治之。繫者相望于道。諸商嗷嗷。因鼓譟爲變。聲言欲殺宋。縛其參隨至海中沈之。宋爲宵遁。蓋自是不敢復至澄。其開採之役。漳、龍巖、亦與焉。宋不論有礦無礦。但與富人廬墓相連處。輒命發掘。必飽行賄乃止。其應開之山。聚徒躍冶。竟得不償失。虛縻縣官爲名而已。三十二年、澄商潘秀、郭震、等。攜渤泥國王文。以和關夷求市爲請。稱渠錦囊所載、舊浯嶼、元係彼國通商處所。乞修故事。夷舟徑趨彭湖。當事者嚴絕之。紅夷則遣人厚賂宋。大將軍朱文達者、與宋厚善。嘗以其子爲宋乾子。宋謀之文達曰。市幸而成。爲利不貲。第諸司意有佐佑。惟公圖之。文達喇喇向大吏言。紅夷勇鷙絕倫。戰器事事精利。合閩舟師。不足攖其鋒。不如許之。宋遣周之範、往報夷。因索方物。夷酋麻韋郎、贈餉甚侈。并遣通事夷目九人、赴省。候風未行。參將施德政、已奉憲檄。遣沈有容、諭夷無爲細人所誤。德政整兵料羅少、候進止。麻韋郎、知當事無互市意。乃乘風歸。宋竟上疏爲夷乞市。上俞中丞及御史言。置璫疏不納。海上人、悉北向稱萬歲。宋聞之、頓足曰。德政乃敗吾事。蓋從此思甘心之矣。明年、德政擢神機營右副將軍後軍都督。文達私語宋。如許歸裝。悉異香大貝。宋心動。遣數百人邀之途。掠其裝以去。既胠篋、無他長物。始遣還。三十四年、上命封閉礦洞。諸稅咸歸有司。璫威勢稍殺。然已屢擢太監。賜緋魚服。其在會城。築亭臺于烏石山平遠臺之巔。損傷地脈。又于署後建望京樓。規制宏壯。幾埒王家。諸棍受宋意指。諷人爲立碑平遠臺。頌宋功德。恬不爲怪。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百計媚宋。由是

得幸。忽進一方云。生取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宋大喜。多買童稚。碎顱刳腦。貧困之家。每割愛以售。惡少年、至以藥迷人稚子。因而就宋。倖博多金者。稅署池中。白骨齒齒。嗣買少婦數人。相逐爲祕戲。以試方術。歌舞孌童。又不下數十人。備極荒淫。天爵等術既售。益自爲得計。導之橫噬。如陰雲毒霧。蒙被草木。無不焦枯。子衿路相遇、避塵稍緩。因辱隨之。簪紳奉使過里。與宋微芥蒂者。關前行旅。竝遭搜掠。里市貧民。挾貨無幾。宋朝夕所需。無鉅細悉行票取。久乃給價。價僅半額。而左右司出入者。又幾更橫索。錢始得到手。如是者、歲歲爲常。澄稅已屬有司轉解。然宋日遣稅棍。詭名督催。仍買取方物。迫勒減價。商民無所望天。閩中驛卒。習爲驕悍、獨宋稅役經過。輒縮項欲死。每一人索馬三四匹。人夫稱是。往來驛路。雞犬騷然。四十二年、廣東稅璫李鳳病死。有旨命宋兼督粵稅。閩父老私計。粵稅視閩稅爲鉅。宋必舍閩適粵。所在欣欣。祈解倒懸。然粵人已插血訂盟。伺宋舟至。必揭竿擊之。寧死不聽宋入也。宋既隴蜀望奢。神氣益飛揚不駐。和饑烏躊躇兩樹間。攫物之念愈動。遂造雙桅二巨艦。誑稱航粵。其意實在通倭。上豎黃旗。兵士不得詰問。時施德政、爲閩都督。尼之海門。無從速發。中丞袁一驥。檄所部緝治之。而浦城人有爲璫役所苦者。匍控兩臺。袁逮其役。使材官馬仕騏、下之理。四月十一日、宋所未償直商人數百輩。自金繒以迨米鹽。所負金錢巨萬。羣赴閽署求領。辭氣稍激。宋揮所練習亡命羣毆之。立斃數人。餘衆趨出。復從巍樓射之。放火延燒民屋數十餘家。衆各奔潰。次早、遠近不平。各羣聚閽署。約數千人。宋

露刃躍馬。率甲士二百餘。突犯中丞臺。是時皇太后哀詔新至。轅門解嚴。宋斬關而入。一驥叱曰。汝反耶。宋見一驥、辭鋒忙慷。意爲少阻。未敢遽犯。但劫一驥俱出。步至憲臺。會副使李思誠、僉事呂純如、都司趙程、等。後先繼至。始釋中丞返署。而諸司與宋偕還。時萬姓走護。大兵徐集。一殺宋無難。諸司慮傷國體。以理解散之。曰。衆休矣。明旨自有處分。無狂鬬也。衆乃解去。至次早、又醵海防同知陳豸、爲贊。始聽思誠等出。中丞若御史上疏。暴宋諸奸狀。大小臣工。叩關之牘爲滿。上始下一驥疏。撤宋回京。徐聽處分。十六載之風霾。一朝開朗矣。宋雖奉嚴旨。然尚躊躇。未肯就道。必盡釋稅役諸械繫者。乃起行。識者謂大盜既已就擒。不妨寬假束縛。圖獻俘於闕下。今日馭璫。亦須如此。聊爲委曲。以聽早去。九月九日、宋發榕城。遣材官黃應龍、覃繼榮、護之以歸。遵朝命也。宋輜重塞途。日行僅一舍。馳賄乞援于大璫。既將抵京。不即歸命。公然引疾。棲遲里門。朝議哄然。久之。然後入見。上怒。命繫之。聞宋在寢室中。竟日股戰。後不知所終。巡撫都御史袁一驥、爲稅監流毒激變。劫制要挾。顯謀叛亂事。近皇上大沛德意。稅減三分之一。海內百姓歡欣鼓舞。大小臣工。亦仰頌聖德。爲閭閻稱慶。獨稅監高宋。謂減稅即減其督稅之利。恩減則漸致罷稅之機。恐不久撤回。并日漁獵。岌岌若狂。又以粵人戒嚴。擯斥。懼不敢往。思專取盈于八閩者。囊括無遺。故私派一切行戶。金行。取紫金七百餘兩。珠行。取大珠五十餘顆。寶石行。取青紅酒黃五十餘塊。鹽商每引。勒銀二錢。歲銀萬兩。其他綢緞鋪戶百家。編定輪日供應。日取數百計。而打造通倭雙桅海船二隻。竹木油鐵各鋪行。取料二千餘兩。置辦通倭禁物。如番緞、龍鳳紅袍、建鐵刀胚、硝磺、鉛、錫、氈、單、湖絲、價數十萬。出入陳兵。家丁三百餘人。賓客謀士。及歌童舞女百人。飲食珍奇。及一應米菜酒果。盡取商店。日用五十餘金。各項物價。分毫不給。又聽魏天爵等。撥置設立。看驗使用。宋受其獻。而各棍人人取足。百金之產。編派無遺。擒拏拷逼。非投水即自縊。冤號動天。赴臣泣訴。日以百計。皆甘心以命與宋博。臣等每善諭百姓。猶如防川。惟恐一旦決裂。不能救。隨出牌禁諭。乃宋稔惡彌甚。四月十一日。怒各行哀求稍給。麾兵持刀亂砍。殺

傷六禁廷機等數食命餘各乃驚不逃又恨逼近民家十家二居日停舖戶及暮二射百火將三十臣以餘國戶無率蕩燬一時萬七姓
裂眦潘切齒欲得寘而肉其爲叛從陛亂下豈
待首智者知哉隨招各兇寇露以刃貪劫殘臣兇復惡挾之副性使日李思麋爛誠僉其事故呂民純樂興都司趙亡而庭要臣盟而倖始絲釋萬臣死情有形餘若此其之命是陛亂下豈
張樂演戲沈湎如故大逆不忠由來漸矣也且民因臣被聖脅暫解以升舒遐臣其積怨不縞素已獨寇藉原口詔勢書皇上到
責臣以保民而寇欲臣保不惡以殺民日大行慈聖皇太后亡庭臣盟以倖始釋萬臣死情形若此其之爲叛陛亂下豈
遂不則速禍召在寇社顯覆戮以若謝臣天下寇刑小餘而又何楊足樂與哉伏俱乞付皇烈焰大禍奮猶乾止在地斷早賜方施大行而海爲邦尉幸佗結倭甚○第外援操戈疏爲逆叛
特瑞蔑富敵君國滑國蓄聚異兵志通打倭造糶兵執器命藏臣貯懇萬速件誅近滅又以私保造東海商疆船招土集以亡兔命萬練習鋒鏑刀槍事稅騎射監散高泊寇浙海身一踞會城十六年
經營狙伺凡豪之勇猛蹈險輕生勢之成釁皆嵎收爲親肆虐外假激朝廷變之威劍陵一轢呼民卒內雲圖集兇倭制通倭劫臣閩粵二省以諭散百之
命而籠天下牢壁利形百足成貢近因肆虐以朝廷按劍一呼民內圖兇倭劫閩以諭百
卒之制其航海通倭而盤踞內地之逆賊次以圖剪割其陳多被執不放其以海入宋姦彼害殺多所逆面布置國兵
放姓之次期夫道多天朝城之下命之臣盟因兵防同之要陳任多盤也當詰春汎開戒洋嚴海正船督喝率兵拘巡兵執擁之日入兵海入宋姦要必處已逆面大傷
之夾道天爲城之下命之臣盟因兵防同之要陳任多盤也當詰春汎開戒洋嚴海正船督喝率兵拘巡兵執擁之日入兵海入宋姦要必害殺多所逆面大傷
形巳著海臣受皇而上付託恣以之逆賊貽憂以君父不敢其愛陳身以被犯其鋒不放其以邊海入宋姦要必害殺多所逆面大傷
其巳著海臣受皇而上付託恣以之逆賊貽憂以君父不敢其愛陳身以被犯其鋒不放其以邊海入宋姦要必害殺多所逆面大傷
陵體夷故寧此濡不忍可朝挽夕回以矣待臣雷才霆本若迂皇疏上濫忍承弗早鉞圖惟寇恤不民死瘵于以皇固上邦之法禁而死通倭于以萬保民封之疆因則紀綱掃地竪柄竊而勢
則威臣望素爲畏輕致死爲薰腐鼠難賤而臣重以貧兵刃國恩加遺故覘忝顏皇在上之委列而直任臣陳悖無逆所之逃狀伏罪但地望皇上禍赫然燎原怒亟于斯時刃求兜誅貧顯擅
母贅今惟見恨其同橫知受陳刑多餘挾之仇倫拘禁辱咸始顧猶捐鑰軀門爲環多守一今則竟置論氣內至烈罷焰猛而尸幸各矣俯首仁廉知神正人共慎戴無所白慈容父
頃刻金陸錢下召募視海如洋然眉亟以下爲崇朝雷軍雨竈一日解增鬱會攸城之之氣內至烈罷焰猛而尸幸各矣俯首仁廉知神正人共慎戴無所白慈容父
逆戮閹無久君繫之府惡官使閩腥省穢變滌在正呼一吸朝萬懇乞民聖從明此速帖下席仍霆威乞以即賜弭大罷禍臣以事稅謝監高寇臣惡不勝萬隕越狀具待前命○者第三敢疏復爲
延大出頃刻金陸錢下召募視海如洋然眉亟以下爲崇朝雷軍雨竈一日解增鬱會攸城之之氣內至烈罷焰猛而尸幸各矣俯首仁廉知神正人共慎戴無所白慈容父
釀而成貴內臣聲以而不外能寇禁乘亂之未誰萌卽爲厲臣階一敢至逃此罪極顧況陛天下子守至二尊百年卽臣磐工石有山河犯縱重一辟閹不豎輕與置獄今之高寇相陛尋下千之戈

無奴君隸之而惡多豈則以外言臣者之過才而而有賢未者信也之以心奴耶隸今奪多主見威在而囚辱執賢而臣宋非航多海之艦辱竪而族朝廷列戟之見辱泊也南以臺陛地下力之船明內而滿容

收載拾違始禁悔番不貨信及臣下言海槍刀亦弓無及弩矣鳥伏銃乞大火奮樂皆斷萬亟目賜共誅觀戮鑿下兵有刑據二者部陛議下覆猶施然行置○疑直第疏決裂爲府糜官爛不繫可

率濱危服君逆爲豎共怙主終雖愈甚蜂蟻王知綱掃尊世地民有恨作敷逆天懇而道乞天聖誅明亟君賜而傳首陳上刑尸如以正兒豎大高異事宋事其臣人惟者國宋號中稔華惡雖擢變髮夷

而難灰數如烈近火日卽縱死潘而六騈蔡殺廷于機外等者二官十餘買命棺射斂火骨燒而燬置鄭若鈦陳閒懷先等脅三臣十以餘兵家次擒劫進于綁縛斬旋首執者同聚屍知

窟陳負多固禁之錮狂臣謀已轘三叛疏列國媚其倭之狀異使志宋席尚蠻知待有命君猶稍身懷戴顧百忌則死無釋足陳以同寬知然于臍幽碎囚骨而之安辜海乃邦頑積兇怨校之賊民弭營

之月具滋先養是流該倭監於造私府室原以召建敵募樓亡以命傳大習內刀北法臺闢丹教聖場嚴於然城皇外居以上侍樂衞親埽軍馳訓道練已行預陣設匠不作逞百之人謀之近修且攻擺戰

前欲爲帶質勇今敢千遭人禁日自衛而則僅用給前爛所食劫夜臣則計嚴扁粵暗中阱命夫臣禮而下入公其門省式其路長馬繫乃陳皇多上欲所于興使矢屠之臣省而之兒拘璫擅于執軍

象列臣發等熵因諜而礮得其子兒銃謀佛首郎恨機往各樣冤火器之放衆則欲百盡九殺齊發殺閩省官人民千而據之城外招人倭情以洶叛洶矢無謂敢寧粵居人之此拒何其等去景

父之囚僇辱奴縉紳爲寧二知百有年君未耶有夫宋之事不民特一皇十與六年富內無踰不萬驚乘心力動贍魄三使軍外實夷養聽成聞其中不國掉有閣身爲豎擅叛執逆王蔑棄臣君而

宋朝以廷救不多能并問雪則殺君人權放輕火于之鴻毛宋國日事將夜至治兵欲解恐行屠因滅此宋而興啓閩戎民心閩已關摸繫不非共細之故勢也卽今臣閩等民榜多方示撫通戢衢諭欲以殺

害待哉旨頃而皇衆上怒不鬱以勃臣竊愚發譏難任料儻閩撫島若夷臣恃貪宋位內固變祿儕日俗海程荀同揚不帆以卒民至瘼卽吏閩治省加阽意是天臣下響皇震上寧惟方示撫通戢衢諭欲以殺

臣禍不斬避孤危雛險而以忌捋器虎叩水九愛闇死而亡不以應報是國皇乃上民貢被臣殺而而臣不能伸此心孤至寡於號天目繫之冤危亂如被厝執火而不積薪撲洒之冠不裳能塗炭置

之而釋不多可以雪胡其壺尾恥高宋一維日谷不徒誅則國家禍涕歎深一生日而誅宋耳惟以皇正其刑仍弛多無藝一日之不征以則百甦憔悴則雷霆日

雨非一宜時分竝引施退庶事可臣轉惟亂人爲君治不否能則任閩未事信有之不忍志言士者不矣○能受第五虛拘疏之爲璫祿璫若變顯臚用陳其已人數而愚陰臣疑其心未雖孚忠戶

多告如藥石必以賢爲鴆毒以而臣不食矣既任以員以節事鉞而致仍皇奪上其懲權雖廢強藥顏一而方受采皆病浸視至爲土偶而弗令臣靈以矣枯叢受朝哲野有遺奈何之不信

土偶之蝶身嫚求哉以退税監其恤後高寀害子民之賊心國不通若外是夷恝囚也命官具終爲疏四皇上陳再申槩置前說不如報豈下堂不之知婦三諫一數不戚聽再獲之瀆姦而厭祇以捧

上撫臣之奏寢遂公然以軍資假託物載剝奪輸于倭資寇召兵禍在商不舶遠税既得數萬司他徵解此外珠寶玩即派取孝順私進者不皇

一等看守可據此非臣有以無名爲有此也其臣以被生殺爲潘六等死以爲屍親見也在且號寀冤自白骨暴之野被始即燒句鄭引鈔等紅毛露番居皇見上無樓前託

黃旗同大知書知總故督督閩不廣得使宦塗炭兵不以敢盡盤詰乘風往臣來以海釋上爲禁飛報也寀造旁午誰船得通稽倭違留今禁二之船物見無所泊不有會明城船哨豎周上桂用

陳夫信如皇寀上詘臣言若不聞必繫三以月前兩疏次枚舉行未足太盡后信詔到顧凡言在出臣憑工虛俱駕出空郊則恭迓無寀信深言拱出不隔臣別且浪怙傳終拘可執無

假可作勝計在閩分途一運十六及抵總得雄數縣數又十以餘十萬之金六每進七公稅行銀積入數文動安諭厚百藏計私驛室遞所鈔獻國皇可上查一晉一不至滿德西州先中之以一其半耳半

人皇而上奪明之眷歲南歲顧念而劫此之銀非冤之殞數於非刑橫奪民逼即自間從經於天降乎從濱比地屋出而是乎呼閩八號郡震多天君不門食萬之土民里雖以隔絕販不鬻爲聞以生人寀

則家之見金在銀山拘積執同即知打閩造民海無船罪放而火死殺無人告訴亦不者可當信以耶國海量內矣此方駭亦爲事非理常之眞變而確皇乎上有據故縱者若寀使猶行以意爲自未信如

巨欲艦殺人橫行則海立洋斬數而大十小餘將命碎領無其屍敢置使喙無欲所執葬官欲則放辱火陳則同立知燬于三四十餘奴家而赤地方其之地撫使按無目所擊依欲而莫通可倭誰則何操臣駕

居若督喪撫節隳而抗守一司切道望之寀上風者旨悉爲何置官不於問則此而皇猶上戀嚴尸勅位臣之以爵撫祿安安軍犬民馬整之飭庶象養僚者不爲羞何事朝廷而辱臣縉紳受哉則則

上臣以之去臣去言在除情寀理出固閩民而湯勢火亦之不餘容庶已幾者不矣負臣明恩高而寀後舊一辱去之謝後寀已今決皇意上拂疑衣臣然以猶低義不回可遲速而間去者誠去望等皇耳

第不能博寀之去稍裨地方而神靈僅以明以慰已天之志下萬臣姓實伏愧望之皇然上國將體臣之先全賜毀罷閩兵士仍之將安危寀亟實行係撤寀回之去正法面庶所

關非小非斬寀無以謝九廟神靈無明天萬伏望皇上將臣先全賜罷閩兵士仍安寀亟實行撤回正法庶

法朝以存正國紀亂以安地方事誅福臣建不稅勝監激高切○寀附行湖貪廣殘道最御史別瑞起歷元年爲海稅監貴戕重殺生命麗奇要脅之重珍臣百乞入速於行寀正

益未肆必鴟一張貢大子皇上臣
相尺率之控維討檣自窮雕無飾足怪之極乃簡麗梟雄取以物作料浩陳煩繫利欲而自相沒向彼揮刃放之火夫挾市民賞驚何駭圍令擁一旦喊集盡怨付氣烏沖有誰能甘旋之
偏踵之而解言以者豈誠皇上畏宋反以戕揮蓋撫刃放按火禁誣約于坐小上司道府君縣曉門不諭易于下白毋是敢以抗法者雄駢行首就千三戮生尺者且舍又寬盧解宋造散竟一
執不敢統逞率于一驍騎擊乘也宋是守衛之時偶宜撤下徑罪弄己兵之于辭自轅門執撫殺臣人袁之一參驥隨節付制之一有方司爲猶民可造稍命道宋萬不分能之遂一乃其竭越日澤之披貪堅
銳逞率于一驍騎擊乘也宋是守衛之時偶宜撤下徑罪弄己兵之于辭自轅門執撫殺臣人袁之一參驥隨節付制之一有方司爲猶民可造稍命道宋萬不分能之遂一乃其竭越日澤之披貪堅
稅夙覬憤怨最輒狠敢按劍毒嘗要有挾三放火司殺副人使刃李劫思節誠鉞僉要事匱呂方純面如埒宋虎鬚大以逆解不厄道宋者復乎匱皇而上要利盟皇根皇未上肯試割思斷從稅來
兵使未器于肯禁全地撤盧釀受成假時事狐至威于此臣票擬讀皆撫按疏揭參分今以宋鄉又人見之告見矣聞不望皇覺上髮指亟行而兩繼觀之以誅痛用哭雪也三近山者之邢洪怨非馳
監盜最貪撤回墩因而鑕動以了夷事臣乘以聞生省會宋人情粉骨淘不淘防足惜川皇不上決決必善爲滔社天稷宿計火乎不宋發之發必言曰燎原萬多進孝一順戈便矛可起保于
僅僅海濱回墩因而鑕動以了夷事臣乘以聞生省會宋人情粉骨淘不淘防足惜川皇不上決決必善爲滔社天稷宿計火乎不宋發之發必言曰燎原萬多進孝一順戈便矛可起保于
肘腋海濱回墩因而鑕動以了夷事臣乘以聞生省會宋人情粉骨淘不淘防足惜川皇不上決決必善爲滔社天稷宿計火乎不宋發之發必言曰燎原萬多進孝一順戈便矛可起保于
于全首領宋以累年括搜挾上百萬不惜蓋藏出太阿之其珍重而玩僅綺縠易歌此阿舞堵角也觚昭之用史作冊樂虧之累剩令賞可名以結豈淺左鮮右哉臣之不歡勝而激及
寬政儻一遂其奸是皇上不太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用史冊樂虧之累剩令賞名可以豈淺鮮哉臣不勝激
政儻一遂其奸是皇上百萬不惜藏太阿之重而僅易此阿堵也昭之用史冊樂虧之累剩令賞名可以豈淺鮮哉臣不勝激
○切又待袁中丞袁中參駁疏監初疏上○時爲罪念璫切悖桑梓旨要挾節中夜節草瀆疏繼奏捉之陷故無宋憑恨侵周盜獨有深據懇有乞謀早占賜灣正頭法公以館警之奸誣邪也
五以全國體事先是稅監高宋激變地方種種中不已法多蒙皇抵換上俯沿途允臣竊匿疏不特知準幾撤許回乃髦宋離閩明旨曾後逗無遛途天日近次閱凡
越月臨業洞悉外姦大姦小貪悖臣逆工凡之狀奉旨需其至京自有處逮繫乞恩貸死不分暇曾戴罪有請復息之餘原官自而自請紱用供職者視皇眞膽上爲何包如天者主至矣皇
月臨業洞悉外姦大姦小貪悖臣逆工凡之狀奉旨需其至京自有處逮繫乞恩貸死不分暇曾戴罪有請復息之餘原官自而自請紱用供職者視皇眞膽上爲何包如天者主至矣皇
試看內外大姦小貪悖臣逆工凡之狀奉旨需其至京自有處逮繫乞恩貸死不分暇曾戴罪有請復息之餘原官自而自請紱用供職者視皇眞膽上爲何包如天者主至矣皇
命邸報見宋四疏又復咆哮據首倭疏以告病爲辭公然乞養宅旋有回監管吮事吸之請夫宋當之在閩殺傷民
命當斬燒劫民房當斬造船通倭當斬四執命官當斬椎擊外童男女至死而吮吸其膽髓當斬皇上日照
斬燒劫民房當斬造船通倭當斬四執命官當斬椎擊童男女至死而吮吸其膽髓當斬皇上日照
內悉姦淫之狀需繫自處貸暇戴有復官求用者視眞膽大包天主矣
內悉姦淫之狀需繫自處貸暇戴有復官求用者視眞膽大包天主矣
內悉姦淫之狀需繫自處貸暇戴有復官求用者視眞膽大包天主矣
餘臣上試看內外大姦小貪悖臣逆工凡之狀奉旨需其至京自有處逮繫乞恩貸死不分暇曾戴罪有請復息之餘原官自而自請紱用供職者視皇眞膽上爲何包如天者主至矣皇
鹽反銀噬兩詆解權進門鷹以犬小正利所謂我得皇其惡上而言駕不足拖怒欠臣搶不奪任尚受欲亦貽可地無方贅以所不可結恨之者身局至未棲入住都公差館妄以言稅變課
布賣熒惑聖聰此其肉尚足食哉臣聞報後即欲具疏駁參等猶以委事關鐵解糧仍須足實稅隨監行各司道查議據人
政司署司左參政金忠士回稱福建稅額六萬福興等府分徵收監完聚自稅監激變放火殺

氣燄方張何人敢搶及奉旨撤回地方加謹防護該監在日並無搶欠之說顯是混賴止有古田麴稅已徵在官因變後請旨未經轉解並無棄家包攬情由且稅銀六萬該監疏中止五萬三千五百其六千五百明係侵匿相應題參又據按察司署屯鹽道按察使蕭近高回稱運鹽司續領依山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外餘價鹽課該二萬四百有奇內尙有未經發賣鹽引致課銀四百餘無出原非拖欠又據漳南建南福州兵備道參政劉洪謨陳德元副使呂昌期回稱該監駐劄原無額設衙門灣頭圭嶼雖有公館已經倒塌其浦城詔安閩安等處係民間店房因監役住宿地方量爲修葺未動該監分毫公費何從變賣各到臣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李凌雲看得在外官司各有衙門間設一二公署爲過客經臨之所建造修葺非官帑則民貲也卽官有遷移而署仍其舊嘗無可變賣者稅監原非常設之官其入閩之初地方有司罔敢委使命于草莽故到處擇空閑別署爲之樓止原無創建以監署爲名該監初年一駐海澄卽狹小公署旋欲移居海口委有澚頭圭嶼二館之建該監方借建館以科歛民財而止費一派十閩邑騷然幾至大變若論地方之耗費當日何止三千而脂膏入監棍之手輒石木料嘗不足數百計自該監入省數年來敗垣頽瓦所存寧幾勿論變價無多卽欲變賣其誰售者他如閩安詔安新港等處原非該監居住不過監棍借棲民間何嘗動該監絲毫之費而哆口千百一欺皇上乎若省城烏石平遠國初以來卽有公會廳亭不知創造何年丞欲攘爲已有亦稱三百餘兩之費眞逢人說夢者惟該監先年烏石山嘗建一閣省城風水不便前撫臣丁繼嗣勸令自行拆毀尤昭昭耳目此而可欺孰不可欺乎況自稅監以來撤回如梁永高淮不下五六輩當年亦必非露處者嘗不聞公署變賣何獨宋而造此惡孽也又據疏稱餘價鹽課內商人洪國裕尙欠四百夫依山鹽引原創自該監其第二次復請鹽引四萬道除引價先行解進節發各商出賣共上餘價鹽課銀二萬三十八兩有奇其滴珠在外卽該監疏稱歷年解內之數尙有鹽引未經發賣該課銀四百餘緣鹽商消乏前按臣不便行卽該監在地方不能強派故遲留至今夫引尙未發銀于何出而可謂拖欠乎卽見在各商非止一人何他商不欠獨洪國裕敢于逋欠也猶記臨行時聲言恐嚇各商謂此番不加津貼到京必行攀害故各商有私餽至一二百金者獨國裕不應銜恨而以逋欠故入之耳最後一疏復稱搶去銀兩九千八百兩不言搶于何地搶于何日臣且就其疏折之夫該監激變地方在四月十一日火箭齊發煙燄熏天地方救死不暇誰敢攖其鋒者比入臣署追脅以百餘棍持刀衝突而另匿親兵一枝居守仍以火器兒械攔擋前後監門兩道臣同詣其室該監張目瞋視徵有混賴意兩道臣叱之云庫門封識宛然卽卓上擺設一氈不動安得爲此昧心語渠聞之口塞此十二日事也及奉旨差官護送地方兢兢惟恐有失而謂其有搶劫乎至古田出水麴稅自有司徵解絕無絲毫短少累年稅簿可查且有造麴之人卽納造麴之稅何從包攬按籍亦別無棄姓者祇四十一年秋冬麴稅例于次年上納起解已當激變之後方在請旨仍收貯該縣耳崇安亦未解二十七兩之數事亦類

此一稱拖欠一稱包攬駕空鑿虛欲陷害地方乃所揑搶銀之人首爲林世吉而方塲鼻其家奴也次則張嘉謨冒名把總物故有年文字係絲線經紀原非衙門員役不知因何中傷若林世吉以任公子起署爲家郎署向年該監交通紅毛番世吉倡言不可遂致蠆尾即如變賣疏中驀添御史周起元以霸占署辭所開此釁者因起元不忍桑梓塗炭抗疏激切遂含沙以洩其私憤耳獨不思舉朝借劍以任公子起署爲家郎署向年該監交通紅毛番世吉倡言不可遂致蠆尾即如變賣疏中驀添御史周起元以霸占署辭所開此釁者因起元不忍桑梓塗炭抗疏激切遂含沙以洩其私憤耳獨不思舉朝借劍章滿公車固南北之人也東京辱矣乃東臣因全疏而得該監國除不忍姦盜姦之實皆有敢灣不頭直圭陳嶼者蓋可福覬建稅若臣六不自萬兩量首撲額有兇鬚更宜行務有鷹犬之詈辱矣乃東臣因全疏而得該監國除不忍姦盜姦之實皆有敢灣不頭直圭陳嶼者蓋可福覬建稅若臣六不自萬兩量首撲額有兇鬚更宜行務有鷹犬之詈辱矣乃東臣因全疏而得該監國除不忍姦盜姦之實皆有敢灣不頭直圭陳嶼者蓋可福覬建稅若臣六不自萬兩量首撲額有兇鬚更宜行務有鷹犬之詈辱矣乃東臣因全疏而得該監國除不忍姦盜姦之實皆有敢灣不頭直圭陳嶼者蓋可福覬建稅若臣六不自萬兩量首撲額有兇鬚更宜行務有鷹犬之詈辱矣乃東臣因全疏而得該監國除不忍姦盜姦之實皆有敢灣不頭直圭陳嶼者蓋可福覬建稅若臣六不自萬兩量首撲額有兇鬚更宜行務有鷹

前解內銀兩疏不發抄無從覈其虛實今據該監之疏開福建每年稅銀五萬內一半解進內庫二萬五千兩一半解工部助工二萬五千兩外雜費三千兩滴珠二百五十兩加平二百五十兩

前解內銀兩疏不發抄無從覈其虛實今據該監之疏開福建每年稅銀五萬內一半解進內庫二萬五千兩一半解工部助工二萬五千兩外雜費三千兩滴珠二百五十兩加平二百五十兩

兩合之僅五萬三千五百兩耳其每年六千五百兩竟無歸著此孰非民之膏脂可竟置勿問乎有謂該監每遇取解動稱不備辦方物銀三千兩或亦在此數內竊謂方物以孝順爲名宜其自備而亦取足稅銀

兩合之僅五萬三千五百兩耳其每年六千五百兩竟無歸著此孰非民之膏脂可竟置勿問乎有謂該監每遇取解動稱不備辦方物銀三千兩或亦在此數內竊謂方物以孝順爲名宜其自備而亦取足稅銀

于名何居然或勘各省稅監通例臣亦不敢深求就方物外尚餘銀三千五百兩未經開載將謂起運路費耶則長途原有付合之應監付將謂臣解部雜費耶在該部萬無耗羨之誅求料該監必不敢以此籍口其爲

于名何居然或勘各省稅監通例臣亦不敢深求就方物外尚餘銀三千五百兩未經開載將謂起運路費耶則長途原有付合之應監付將謂臣解部雜費耶在該部萬無耗羨之誅求料該監必不敢以此籍口其爲

一侵匿入已無疑不乾征不與焉皇上亦安用此盜臣爲也據自陳疏千僅五百一十二公署所圖積何止十萬而在外朕削

一侵匿入已無疑不乾征不與焉皇上亦安用此盜臣爲也據自陳疏千僅五百一十二公署所圖積何止十萬而在外朕削

何如而顯行乾沒其狀若彼不一追究則有限之民財曷勝此漏巵而此輩尚復知顧忌哉故由前則種種不法當正典刑由後則飾無爲有說謊之罪不容誅也徵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誅也伏乞勅下法司

何如而顯行乾沒其狀若彼不一追究則有限之民財曷勝此漏巵而此輩尚復知顧忌哉故由前則種種不法當正典刑由後則飾無爲有說謊之罪不容誅也徵多解少侵欺之罪不容誅也伏乞勅下法司

從重究擬籍沒其家爲姦欺悖旨之戒庶法紀修明所全國體亦不小矣

從重究擬籍沒其家爲姦欺悖旨之戒庶法紀修明所全國體亦不小矣

潘相、江西稅監也

上既撤宋命相兼攝閩中稅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所奏內官高寀不諳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課并兼攝廣東稅務俱著歸併江西潘相不妨原務兼攝督理待三殿工有次第即奏請停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十七日邸報到閩

上既撤宋命相兼攝閩中稅務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所奏內官高寀不諳事體以致人心不安激變地方撫按官差的當官員伴送來京定奪其原管稅課并兼攝廣東稅務俱著歸併江西潘相不妨原務兼攝督理待三殿工有次第即奏請停止其地方不安撫按官出示曉諭撫綏該部院知道七月十七日邸報到閩

然稅進褒貶俱屬有司類解潘司轉解相僅使命時一還往不能大爲害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莅閩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間遣韋查、董讓、俱弘治間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今漳稅不同第

然稅進褒貶俱屬有司類解潘司轉解相僅使命時一還往不能大爲害國初又有提督市舶內官莅閩卓洪、范士明、俱宣德間遣梁著、楊某、俱正統間遣韋查、董讓、俱弘治間遣然市舶之設是主貢夷及夷商來市者與今漳稅不同第

以均屬稅璫。故附列之。

論曰、以內庭執虎子之人。而舌簸憲準。手握利權。則夫竊帝之威而厲蒼黔。倖人之國以結夷虜。彼寧復有榮名之願。禍敗之虞哉。阻撓足以制郡縣。而橫決且至淩節鉞。山頹海泣。霜履冰堅。自其常勢耳。此古人所以歎鹿馬之易刑。而問豺狼之當道也。

東西洋考卷九

舟師考

海門以出。洄沫粘天。奔濤接漢。無復崖涘可尋。村落可誌。驛程可計也。長年三老。鼓枻揚帆。截流橫波。獨恃指南針爲導引。或單用、或指兩間、憑其所嚮。蕩舟以行。如欲度道里遠近多少。準一晝夜風利所至爲十更。約行幾更。可到某處。又沈繩水底。打量某處水深淺幾托。方言。謂長如兩手分開者爲一托。賴此暗中摸索。可周知某洋島所在。與某處礁險宜防。或風濤所遭。容多易位。至風淨濤落。駕轉猶故。循習既久。如走平原。蓋目中有成算也。舟大者、廣可三丈五六尺。長十餘丈。小者、廣二丈。長約七八丈。弓矢刀楯戰具都備。猝遇賊至。人自爲衛。依然長城。未易卒拔焉。造舶費可千餘金。每還往、歲一修輯。亦不下五六百金。或謂水軍戰艦。其堅緻不及賈客船。不知賈舶之取數多。若兵艦所需縣官金錢。僅當三之一耳。每舶。舶主爲政。諸商人附之。如蟻封衞長。合併徙巢。亞此則財副一人。爰司掌記。又總管一人。統理舟中事。代舶主傳呼。其司戰具者、爲直庫。上檣桅者、爲阿班。司椗者、有頭椗二椗。司繚者、有大繚二繚。司舵者、爲舵工。亦二人更代。其司針者名火長。波路壯闊。悉聽指揮。晝雲有常。占風有候。此破浪輕萬里之勢。而問途無七聖之迷者乎。

內港水程

海澄港口。舊名月港。隆慶六年。奏設縣治。此間水淺。商人發舶。必用小舟曳之。舶乃得行。計一潮至圭嶼。

圭嶼。屹立海中。爲漳之鎮邑。人御史周起元。請當道建塔。其上井構天妃宮。文昌祠。大士閣。監司郡縣。悉捐俸佐工。諸商亦共襄盛舉。門泒顏爾改觀。近又以海寇徽警。築中左所。名一復舊城。并設游兵。以固吾圉。商船甫出水。便過此中。近議餉大夫就此盤驗。半潮至中左所。

西洋針路

鎮海衛太武山。上有壇。出大担門。半更。船過此。用丁未針。四更。取大小柑。其

大小柑橘嶼。內是銅山所。欽依把總。置寨于此。船從外過。內打水十五托。外二十托。宋圖經稱未有生人時。太武夫人。拓土以居。其十五托。用坤未針。三更。取南澳坪。

南澳坪山。南澳是漳潮接處。萬歷四年。設副總兵鎮此。築城周圍五百丈。其外玄鍾寨。屬漳。柘林寨。屬潮。最稱重鎮。坪山者。遠望內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

東姜山。對開打水四十五托。其前爲弓鞋山。

弓鞋山。山如弓鞋樣。對開打水四十九托。內外俱可過。船其前爲南亭門。

南亭門。內打水三十五托。外四十五托。用坤申針。七更。過東姜山。

烏豬山。上有都公廟。船過海中。具儀遙拜。請其神祀之。回用彩船送神。○洋中打水八十托。用單申針。十三更。取七州山。

七州山。七州洋。瓊州之地也。○在文昌東。俗傳古是一百里。海中七州。沈而成海。船過用牲粥祭海。厲不洌則爲食。元兵過劉深。追宋端宗。執其親屬。俞廷玉。是萬里石塘。即瓊志所謂萬州東之石塘海也。舟犯石塘。希脫者。○七州洋。打水一百三十托。若往交阯東京。用單申針。五更。取黎母山。

黎母山。在瓊州定安縣南四百里。廣東通志曰。五指山。一名黎母。生黎峒中。此南極星。芒所降之地。云。島上四洲黎母爲主。每辰巳後。雲霧收斂。則一峯聳翠。插天。申酉間。復蔽不見。此山因名黎婆。後訛呼黎母。庚衡志曰。山極高。常在雲霧中。黎人五峯如人指。屹立圖經云。婆女星見。此自鮮識之。久晴海氣清明。見翠尖浮半空。○明丘濬詩。五峯如指。豈是巨靈相伸。一撐掌起。遙從荒海外。數天夜盥。銀河摘玉筯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

酉針十五更取海寶山。

海寶山。用單亥針及乾亥由塗山海口五更取雞唱門即安南雲屯海門也。

交阯東京。一統志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至占城北至思明府。

又從七州洋。用坤未針三更取銅鼓山。

銅鼓山。廣東通志曰在文昌東北諸獠鑄銅爲大鼓懸庭中譬殺相攻則擊此鼓到者雲集後瘞此山鄉人掘得之故名瓊州志曰銅鼓海極深險○坤未針四更取獨珠山。

獨珠山。俗名獨豬山瓊州志曰獨州山一名獨珠山在萬州東南海中峯勢高峻周圍五六十里西國諸番修貢水道視此爲準其洋爲獨珠洋○舶人云有靈伯廟往來祭獻打水六十五托用坤未針十更取交阯洋。

交阯洋。唐沈佺期有渡海詩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遙捧翟漢將下飛鳶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改月容鬢驟催年。

盧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打水七十托用坤未針取占筆山是廣南港口。

廣南。驩漢爲日南郡隋唐爲驩州國朝爲乂安府。

又從交阯洋。瀛海口入清華港。

清華港。漢爲九眞郡隋唐爲愛州交阯爲西京國朝爲清化府。

又從交阯洋。取小長沙口入順化港。

順化港。國朝爲順化府。

又從交阯洋。用坤未針十更取外羅山。

外羅山。遠望成門近看東高西低北有椰子塘西有古老石船傍西行打水四十五托用丙午針三更取馬陵橋其內爲提夷是交阯屬縣。

提夷、馬陵橋。打水用丙午針四更至交杯嶼即新州港口。

新州港。國朝爲新安府。

新州交杯嶼。兩嶼相對如交杯狀故名內打水八十九托外二十托用丙午針三更取煙筒山。

煙筒山。此交阯占城分界處也以狀似煙筒故名雖極澄霽亦頂上有氤氳

八托用丙午針二更取羊嶼。

羊嶼。南有小石塔好拋船內有羊角礁不可近用丙午針三更取靈山。

靈山。星槎勝覽曰與占城山連接峻嶺而方有泉下繞如帶山頂一石塊似佛頭故名靈山往來販船於此樵汲崇佛誦經然放水燈彩船以禳人船之災○開打水六十托用單申針四更取鶴頂山。

鶴頂山。打水二十托外十八托用單申針四更取柯任山。

柯任山。自赤坎沿山而行因風應變外任尋港用單庚四更宜取柯防任若往東埔寨由此分路用單庚四更洲取

氣用丙午針三更取靈山。

伽倆貌山。港內有三嶼潮漲則不見山遠過打水十五托用羅灣頭即占城港口。

占城國羅灣頭。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針五更取赤坎山。

赤坎山。宋時占城居茲山近港內有小石塔用丙午針二更取伽倆貌山。坤未針五更由圭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港口。

占城國。一統志曰東距海西抵雲南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程至厓州可十日程○古名林邑唐名環王國後始名占城。

占城國羅灣頭。打水五十托用坤申針五更取赤坎山。

赤坎山。宋時占城居茲山近港內有三嶼潮漲則不見山遠過打水十五托用伽倆貌山。坤未針五更由圭龍嶼取羅灣頭即占城港口。

庚申針開有石爛礁在西南若行船放落嶼下開頭用單庚及庚申針看風讓高收毛蟹洲毛蟹州急打水六七托船頭對洲收入有三托水在淺內船是天晷晴明潮水曉退在外任開船東風小午到淺至午進港爲妙

東埔寨即古眞臘地也又名占臘將至港俱是泥地故名占臘泥國人自呼甘孛智後訛爲甘破蔗船人又訛爲東埔寨○一統志曰東際海西接蒲甘南連加囉唏北抵占城

又從赤坎山單未十五更崑崙山更崑崙山此非河源之崑崙然自海中一大名勝星槎勝覽曰節然瀛海中山高而方山盤廣遠俗云上怕七州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用單庚及取及庚酉三更小崑崙兩邊有礁出水用庚酉八更取眞嶼看成三山內過打水十八托沙及單酉八更取眞嶼地遠過只七八托便是十四嶼托泥地外不可行只從眞嶼東北邊出水礁南邊過船用庚戌針五更取大橫山到此是暹羅界外過南邊打水二十五托爲正更單戌十更取筆架山遠望形如筆架故云山下打水十四托開打更取壬亥五更取陳公嶼及黎頭山西邊高大東南稍低其內有嶼西北一派是石排山內用壬子針五更取圭頭淺打水四十托用單乾三更取竹嶼淺口打水四五托用壬子及暹羅乃古赤土及婆羅剎地至本朝合暹與羅斛二國名遍羅○一統志曰在占城極南

又從崑崙山用坤申及庚酉針三十更取吉蘭丹即大泥港口用坤申七更八港是大泥國大泥國即古渤泥也我朝貢道由福建入

又從崑崙山取眞嶼用辛酉針二十八更取六坤暹羅屬國也其地與大泥相連

又從崑崙山用坤未針三十更取斗嶼用丁午針五更取彭亭國一名彭坑單午五更取地盤山

地盤山在彭亭港外打水二十八托內四十四托三更至東西竺

東西竺此柔佛地界也用丁未針十更取羅漢嶼即柔佛港口

柔佛國一名烏丁樵林羅漢嶼宜防淺往來尋白礁爲準往滿剌加從北邊過船用庚酉五更入龍牙門

龍牙門星槎勝覽曰山門相對如龍牙狀中通船田瘠穀薄男女穿短衫圍梢布擄掠爲豪番船于此防之○今人夜船不敢行以其

多盜。且南有涼繖礁也。中打水三十托。北二十托。南八九托。又過淡馬錫門。用庚酉及辛戌針三更。取吉里問山。

吉里問山。打水二十七托。兩邊有淺。用乾亥針三更。取崑宋嶼。

崑宋嶼。打水二十五托。用單亥針五更。取箭嶼。

箭嶼。打水三十四托。用乾戌針五更。取五嶼。

五嶼。先時酋開鎮于此。此中有眞五嶼。假五嶼。沿山而入。爲麻六甲。

麻六甲。即滿剌加國也。舶人音訛耳。在古爲哥羅富沙地。

又從東西竺。用丙午針十更。取長腰嶼。

長腰嶼。北邊正路打水二十六托。若往丁機宜。用坤申四更。取獨石門。

獨石門。出門用單西針。過鐵釘嶼。

鐵釘嶼。其外水流急甚。用單庚及庚申針四更。至鱷魚嶼。

鱷魚嶼。西是坤身。晝南流而夜北流。再進由第二港入。是丁機宜國。

丁機宜。爪哇屬國。

又從長腰嶼。用丁午針十更。取龍雅大山。

龍雅山。在馬戶邊過。用單午針三更。取饅頭嶼。

饅頭嶼。收入即是詹卑。七更可到。

詹卑。三佛齊人稱其國王爲詹卑。其國既爲爪哇所破。故王徙居于此。因以名地。

七嶼。從饅頭嶼駕開。用丁午針三更。到此。又用丁未七更。取彭家山。

彭家山。用坤未三更。取西南第二山。有沈礁。收坤申針。收入舊港。

舊港。即三佛齊故都也。其先爲干陀利國。初時爲爪哇所并。改名舊港。以別於彼之新港村。

又從彭家山。用辰巽針十更。收進峽門。

進峽門。用丙巳巡坤身。七更見三麥嶼。

三麥嶼。過嶼用單丁及丁午五更。單未五更。取都麻橫港口。

都麻橫港口。中望一山。名眞不眞。假不假。正路打水十七托。用單午針十更。取覽邦港口。

覽邦港口。覽邦夷人好食人。故舶無維纜者。外有小嶼名奴沙牙。近嶼打水八九托。用丁午三更。取奴沙剌。打水十四托。又用丁午針三更。遠望錫蘭山。

錫蘭山港口。即梁時所通狼牙修也。今訛爲石旦。隋常駿至林邑。遙望見爲夷言高山爲錫蘭闍。名今稱錫蘭港口者。亦就望見言之。其實去彼尙遠。〇星槎勝覽曰。地廣人稠。亞於爪哇。山頂產黃鴉鶻石。青紅寶石。海旁有珠簾沙。常取螺蚌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稱先世釋迦從翠藍嶼來登此。足躡跡至今尙存。〇永樂間。其王來貢。旋復貧固不恭。鄭中貴和虜其王歸。上命釋之。其後貢使歲以爲常。〇洋中不凡五嶼。正門打水四五托。用丙巳針六更。至下港。

下港。即古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亦名社婆。至元始稱爪哇。今下港正彼國一巨鎮耳。舶人亦名順塔。再進入爲咖嚁吧。

又從滿剌加國五嶼。分路入蘇門答剌用單乾針五更取緜花嶼。

緜花嶼。第三灣正好過船打水七八托外二十雞骨嶼。打水對開六十六托有淺船宜遠過用乾戌針十更取雙嶼。

雙嶼。所經也用乾戌并辛戌四更取單嶼。

單嶼。用內打水十六托外四十托亞路。坤身打水三托洋中二十托用壬亥針若離山用乾戌針十五更取巴祿頭。

巴祿頭。其旁爲九州山星槎勝覽曰林木叢生枝葉茂翠永遠黑花細紋山人張目吐舌言天朝威力若神○單亥那廣東通志曰今一名蘇文達自滿剌加九晝夜可至。

急水灣。西邊有灣沈礁打浪對開水二十五托用辛酉針五更取啞齊國。

啞齊國。即蘇文答剌國也其先名大食國清遠過船遠似石礁狀用單丁未針三十更取失力大山。

失力大山。近山用坤未針五更取馬鞍嶼。

馬鞍嶼。巽用丁未針三十更取失力大山。

又從玳瑁洲。用丁未針三十更取失力大山。

東西董。從西董過船遠似石礁狀用單丁未針三十更取失力大山。

吉寧馬哪山。山上有池貯水不竭池上石壁有古篆丙六更取勿里洞山。

勿里洞山。丙午十五更取吉里問大山。

吉里問大山。西面坤身拖尾甚長有老古淺離巴哪大山一統志所謂訛呼番山宜防用辰巽四更取保老岸山。

保老岸山。吉丹國政與爪哇王相近而吉力石爲之主。

思吉港饒洞。即蘇國磨里山。五更取磨里山。

磨里山。即星槎勝覽所謂彭里者也俗高山奇秀內一石洞前後三門可容萬人○用單卯針五更取火山。

火山。內是里馬山有眞里馬假里馬過火山門用辰巽針二更取大急水。

大急水。一名雙牌水深流急出門用乙辰針三更至髻嶼。用乙卯十更取大雲螺小雲螺針七更取蘇律山。

蘇律山。用有乙辰毛番居此不宜進泊印嶼。用單卯針二更至美羅港。即吉里地問是是池悶。

池悶。諸國最遠處也。

郎木山。山下有三吧哇嶼前有老古淺用單卯五更取重迦羅。

重迦羅。船人訛呼高螺星槎勝覽曰地與爪哇界相接船未到先見此山頂聳五峯雲覆其上者也用巽巳四更取椒山。

椒山。即猪蠻地沿山取七更收入饒洞。

又從保老山。用乙辰針五更取吉力石港。

吉力石港。即爪哇之杜板村史所謂通蒲奔大海者也打水八九托用乙辰針一更取雙銀塔。

雙銀塔。用丁未針五更取磨里山。

又從吉寧馬礁往文郎馬郎分路用丙巳巽巳五更取吧哩馬閣乙卯針五更甲卯五更取三密港港用乙卯針二更取龜嶼稍開有石六七塊名貓著萬里嶼打水六托是正路用單巳三更取單戎世力山有淺宜防打水五托是正路用單巳及巽巳四更又辰巽收美啞柔美啞柔港口是處盜多夜殺人古稱前有大山是馬神國文郎馬神國文狼

東洋針路

太武山用辰巽針七更取彭湖嶼彭湖嶼是漳泉閒一要害地也多置游兵防倭于此用丙巳針五更取虎頭山虎頭山用丙巳七更取沙馬頭灣沙馬頭灣用辰巽針十五更取筆架山筆架山遠望紅豆嶼并浮甲山進入爲大港大港用辛酉針三更取哪哦山哪哦山再過爲白土山用辛酉針十更取密雁密雁港南是淡水港水下一灣有小港港是米呂蕚下一老古灣是磨力目再過山頭爲岸塘

又從密雁港噗頭門用丙午單午十更取六藐山六藐山下有四嶼用單巳針五更取郎梅嶼郎梅嶼單午四更取麻里茗嶼麻里茗嶼用丁午五更取蘇安山及玳瑁港

玳瑁港東是傍佳施欄用壬子針四更及癸丑五更取表山表山山甚高爲灣門之望故名用丙午及單午五更取里銀中邦里銀中邦丙巳五更取頭巾礁頭巾礁用單午五更收呂宋國

呂宋國國初貢路由福建入用丙巳及乙辰針十更取沙塘淺開是貓里務貓里務國即合貓里國也永樂時與呂宋貢使偕來

又從呂宋取猪未山入磨茗央港

又從呂宋過文武樓沿山至龍隱大山爲以寧港

以寧港。山尾十更西邊取里擺翰至高藥港。

又從以寧港。用丙巳針取漢澤山取屋黨港口。

漢澤山。用單巽針取海山。

海山。用單巳針五更取吶嘩嘩其內爲沙瑤。

又從漢澤山。用丙午針二十更取交溢一名班溢。

交溢。稍下爲逐奇馬辰七更取魁根礁山用乙老港。

魁根礁老港。用乙辰針七更見紹山。

紹山。又用乙辰針十更入千子智港。是米洛居地今佛郎機駐此。

千子智港。對面是直羅里稍上是紹武淡水港紅毛夷駐處。

紹武淡水港。此處大山凡四進入即美洛居船人稱米六合。

又從交溢。對西開船取犀角嶼。

犀角嶼。外有三四白礁南勢開船用單坤針入蘇祿國。

蘇祿國。國初朝貢有東王西王峒王其後只東王來貢不絕疑是爲東王所并矣商船所至則峒王地。

又從呂蓬。用坤未針五更取芒煙山。

芒煙山。用丁未針十更取磨葉洋。

磨葉洋。用單未針并丁未取小煙山。

小煙山。其上有仙人掌用丁未針五更取七峯山。

七峯山。用單丁五更取巴老圓。

巴老圓。用丁未五更取羅蔔山。

羅蔔山。用丁未針三更取聖山。

聖山。自聖山東去突出二大尖兩傍皆老古石中只一溝舟行甚險用單未及坤未針五更取崑崙山。

崑崙山。此又別一崑崙是船人強名之耳用坤未針取長腰嶼。

長腰嶼。船過嶼門用單午針五更取鯉魚塘。

鯉魚塘。收毛花蠟即文萊港口。

文萊國。即婆羅國此東洋最盡頭西洋所自起處也故以婆羅終焉。

東番。人稱爲小東洋從澎湖一日夜至魁港又一日夜爲打狗仔又用辰巽針十五更取交里林以達雞籠淡水。

祭祀

協天大帝者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壯繆也。萬歷四十三年上尊號。

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愿之第六女也。母王氏。妃生於宋元祐八年。一云太平興國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而地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通悟祕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鄉民以疾告輒愈。長能坐席亂流而濟。人呼神女。或曰龍女。雍熙四年二月十九日、昇化。一云景德三年十月初十日。蓋是時妃年三十餘矣。厥後常衣朱衣。飛翻海上。里人祠之。雨暘禱應。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中流震風。八舟俱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竟無恙。使還、奏聞。特賜廟號曰順濟、紹興己卯、江口海寇猖獗。神駕風一埽而遯。其年疫大作。掘坎涌泉。飲者輒蘇。洊封昭應崇福云。乾道己丑都巡檢使羌特立、以妃默佑捕反有功。疏聞于朝。加封善利。淳熙間、加封靈惠。慶元戊午、調舟師平太奚寇。神在空中以霧障之。賊爲晝昏。而我師晴明如故。以此賊無脫者。開禧丙寅、虜迫淮甸。忽半漢旌旄雲集。望之則妃廟號也。賊披靡解圍。景定辛酉、巨寇泊祠下禱神。不允。羣肆暴慢。醉臥廊廡間。神縱火焚之。各自蹦蹂而斃。有司以聞。累封助順顯衛英烈協正善慶等號。元以海漕有功。賜額靈濟。國朝永樂間、內官鄭和、有西洋之役。各上靈蹟。命修祠宇。己丑。加封弘仁普濟護國庇民明著天妃。自是遣官致祭。歲以爲常。册使奉命島外。亦明禋惟謹。

舟神、不知創自何年。然舶人皆祀之。○以上三神。凡舶中來往。俱晝夜香火不絕。特命一人爲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曉起。率衆頂禮。每舶中有驚驗。則神必現靈以警衆。火光一點。飛出舶上。衆悉叩頭。至火光

更飛入幕乃止。是日善防之。然畢竟有一事爲驗。或舟將不免。則火光必飛去。不肯歸。

都公者、相傳爲華人。從鄭中貴抵海外。歸、卒于南亭門。後爲水神。廟食其地。舟過南亭。必遙請其神。祀之舟中。至舶歸。遙送之去。

靈山石佛頭。舟過者、必放綵船和歌。以祈神貺。

占驗似可解。似不可解。似有韻。似又無韻。備波濤之望氣。非委巷而徵歌也。

朝看東南黑。勢急午前雨。暮看西北黑。半夜看風雨。右占天。

天外飛游絲。久晴便可期。清朝起海雲。風、雨。霎時辰。

風靜鬱蒸熱。雷雲必振烈。東風雲過西。雨下不移時。

東南卯沒雲。雨下巳時辰。雲起南山徧。風雨辰時見。

日出卯遇雲。無雨必天陰。雲隨風雨疾。風雨片時息。

迎雲對風行。風雨轉時辰。日沒黑雲接。風雨不可說。

雲布滿山低。連宵雨亂飛。雲從龍門起。颶風連急雨。

西北黑雲生。雷雨必聲訇。雲勢若魚鱗。來朝風不輕。

雲鉤午後排。風色屬人猜。夏雲鉤內出。秋風鉤背來。

亂雲天半遠。風雨來多少。風送雨傾盆。雲過都暗了。

紅雲日出生。勸君莫出行。紅雲日沒起。晴明未堪許。右占雲。

風雨潮相攻。颶風難將避。初三須有颶。初四還可懼。望日二十三。颶風君可畏。七八必有風。訊頭有風至。

春雪百二旬。有風君須記。

二月風雨多。出門還可記。初八及十三。十九二十四。

三月十八雨。四月十八至。風雨帶來潮。傍船人難避。

端午訊頭風。二九君還記。西北風大狂。回南必亂地。

六月十一二。彭祖連天忌。

七月上旬來。爭秋莫船開。八月半旬時。隨潮不可移。右占風。

烏雲接日。雨卽傾滴。雲下日光。晴朗無妨。

早開日珥。狂風卽起。申後日珥。明日有雨。一珥單日。兩珥雙起。

午前日暈。風起此方。午後日暈。風勢須防。暈開門處。風色不狂。

早白暮赤。飛沙走石。日沒暗紅。無雨必風。

朝日烘天。晴風必揚。朝日燭地。細雨必至。

返照黃光。明日風狂。午後雲過。夜雨霽霏。右占日。

虹下雨雷。晴明可期。斷虹晚見。不明天變。

斷風早掛。有風不怕。晚霧卽收。晴天可求。

霧收不起。細雨不止。三日霧蒙。必起狂風。右占霧

電光西南。明日炎炎。電光西北。雨下連宿。

辰闕電飛。大颶可期。遠來無慮。遲則有危。

電光亂明。無風雨晴。閃爍星光。星下風狂。右占電

螻蛄放洋。大颶難當。兩日不至。三日無妨。

海乏沙塵。大颶難禁。若近沙岸。仔細思尋。

烏鰭弄波。風雨必起。二日不來。三日難抵。

東風可守。回來暫傲。白蝦弄波。風起便和。右占海

月上潮長。月沒潮漲。大訊潮光。小訊月上。

水漲東北。南東旋復。西南水回。便是水落。

擊定且守。船走難纜。鈕定必凶。直至沙岸。

走花落矸。神鬼驚散。要知矸地。大洪泥硬。右占潮

水星水醒

每月初一、卅日、初二三四五六、水醒。至初七、平交。十五水又醒。至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日、水俱醒。廿一日、水平如前。水醒、流勢甚緊。凡船到七州洋、及外羅洋。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東。宜扯過西。自初八九十一二三四。水退流東。廿三四五六七八。水俱退東。船到七州洋及外羅。值此數日。斟酌船身。不可偏西。西則無水。宜扯過東。凡行船。可探西水色青。多見拜浪魚。貪東則水色黑。色青、有大朽木深流。及鴨鳥聲見。如白鳥尾帶箭。此係正針。足近外羅對開。貪東七更船。便是萬里石塘。內有一紅石山不高。如看見船身低下。若見石頭可防。可防水痕。忌日、忌行船裝載。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廿三、卅日忌。小月、初三、初七、十二、廿六、日忌。

逐月定日惡風

正月初十、廿一日、乃大將軍降。日逢大殺。午後有風。無風則雨。

二月初三、十七、廿七日。午時有大風雨。

三月初九、十二、廿四日。有大風雨。

四月初八、十九、廿三日。午時、有大風雨。

五月初十、十一、十九日。申酉時、有大風雨。
六月十九、廿七日。卯辰、有大風雨。
七月初七、初九、十五、廿七日。有大風。
八月初三、初八、十七、廿七日。有大風。
九月十一、十五、十七、十九日。有惡風雨。
十月十五、十八、十九、廿七日。府君朝上帝。卯時有大風雨。
十一月初一、初三、十九日。有大風雨。
十二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二、廿八日。有大狂風。

潮汐

古今論潮備矣。長爲潮。退爲汐。匪朝至夕至之謂。或以爲海鰌出入。或神龍變化。或日出于海。或天河激涌。皆居中土不習見潮者之論。夫天地間、一氣耳。海潮者、地之喘息耳。記云、卯酉之月。氣以交而盛。朔望之日。氣以變而盛。故潮獨大。此以餘月餘日論也。周翠渠云、海居地上。地有俯仰。潮因有往來。氣升于北。則北盈而南虛。地必南俯。故潮皆南趨。氣升于南。則南盈而北虛。地必北俯。故潮皆北趨。此以地乘氣。潮因地論也。唯俯仰之形。與喘息之義。略有異矣。月臨於午。爲長之極。歷未及申酉、則極消。月臨於子。爲長

之極。歷丑及寅卯、則極消。此以太陰之天盤論也。若每日之子午。亦有潮退。每日之卯酉。亦有潮至。至於八時皆然。晝刻不見太陰。安得復論天盤乎。余安道云、海之極遠者。其得氣尤專。故潮因之。東海南海。其候各有遠近之殊。豈非方之不同。而氣有獨盛與。若晝潮大於春夏。夜潮大於秋冬。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濤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則天地之常數。通四海皆然者。漳人之候潮也。夜則以月。晝則以時。於指掌中從日起時。順數三位。長、半、滿、退、半、盡。以六字操之。無毫髮爽。海上漁者。於海嘯則知風。海動則知雨。潮退則出。潮長則歸。其方言云。初一十五。潮滿正午。初八廿三。滿在早晚。初十廿五。日暮潮平。又云、月上水翻流。月斜水半。月落水汐盡。潮則呼曰南流上。汐則呼曰北流落。至駕舟洋海。雖憑風力。亦視潮信以定嚮往。或晦夜無月。惟瞻北斗爲度。至海外之潮已平。而內溪猶長。則氣盛而未收。俗所云港尾水。又云迴流水、是也。海口以潮平爲度。其穿達支流。仍以百里而緩三刻。不可以此而分遲速焉。見漳州志

論曰、造車室中。出而合轍。善舟者亦然。彼夫蜩翼不分。蠡測多合。直狎夷酋爲鷗鳥。而谷王波臣。皆周周所可銜翼而濟也。嗟乎。望鼇冠山元無殊於戴粒。問蝸左角。亦何有於觸蠻。所可慮者。莫平於海波。而爭利之心爲險耳。